



夏夜幽情曲



✓ 册.36

世界名著選

# 饋收風裝幀

伊巴涅思短篇小說集

(上)

# 良夜幽情曲

西班牙伊巴涅思原著

戴望舒譯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1929.9.1. 初版

1929.7.1. 再版

1501—3000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每册四角五分

878.57  
910



3 0544 7185 3

FOR A FULL LIST OF BOOKS SEE THE LISTING BY AUTHOR UNDER THE NAME

## 目 次

譯者題記.....	1
愁春.....	5
天堂門邊.....	17
良夜幽情曲.....	27
最後的獅子.....	59
蠶婦的女兒.....	73
牆.....	89
夏娃的四個兒子.....	97

02791



## 譯者題記

西班牙的伊巴涅思(Vicente Blasco-Ibanez 1867-1928)是我許多歡喜讀的作家中的一個。他的木炭畫似的風格和麥紐艾(menuet)似的情調是我所十分愛好的。在閒空的時候,我隨便將他的短篇譯了些;這完全是由於我對於他的過分的愛好的本能的衝動。

關於伊巴涅思的生平和著作,已經有好幾種刊物介紹過,在這裏我不用來多說了。這本集子裏所包含的短篇十三篇,大部份是從法國梅奈特易

艾(F. Menetrier)所譯的伊氏短篇集“西班牙愛和死的短篇”(Contes espagnols d'amour et de mort)裏轉譯來的;“奢侈”一篇是從一個美國無名譯者所譯的“最後的獅子”集(The Last Lion)中譯來的。此外,“良夜幽情曲”和“夏娃底四個兒”是友人杜衡翻譯的,他所根據的本子是桑頓·拔忒胡思(Thornton Butterworth)書店出版的“瘋狂的處女們及其他短篇小說”(The mad virgins and other stories。)前一篇的英譯者是阿述·李文斯頓(Arthur Livingston),後一篇是約賽·巴亭(Jose Padin。)法譯本和英譯本的出入處頗多,我們的譯文有很多參酌兩種本子的地方。

伊巴涅思在中國是常被說起的,但是短篇除了周作人先生譯過他一篇“意外的利益”(載現代小說譯叢)外,我還沒有看見有人翻譯過;這本書或許能將我們所常談起而還沒有相識的有趣的人物介紹給我們晤談:這是我所希望的。他的長篇傑

作“小屋”(La Barraca)已由友人孫昆泉君譯出；他的最受一般人歡迎的長篇小說“啓示錄的四騎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聽說也由李青崖先生譯成中文了。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在譯者把這本集子編好的時候，伊氏的死耗傳來了，於是這本集子便成了對於他的記憶的獻納。

此外，我要敬謝孫春靈先生，他爲我做了一篇伊氏的評傳，附在本書的下集後，我想這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伊氏的著作。



## 愁 春

年老的篤福爾和那少女是他們的一個被不停的出產所汲盡的花園的奴隸。

他們又可說是兩株生長在這塊並不比一方手帕大些(這是他們的鄰居說的)的地上的樹木；從這地上，他們用勞力去取出他們的麵包來。人們看見他們不停地彎身在地上，而那少女，雖然看過去很弱小，也像一個真正的傭工似地工作着。

人們稱他爲鮑爾達，因爲那篤福爾老丈的先妻，爲要使她的沒有孩子的家庭快樂些，所以纔從

育嬰堂中領了她來。她在這小小的花園中長大起來一直到十七歲(然而看去却像十一歲)，她是那樣地纖弱，肩兒很狹，胸膛縮進而背脊彎曲。這小女孩乾咳着；這種乾咳不停地使她疲勞，又使那些和她一同到市上去的她的鄰女們和村婦們不安！任何人都愛她：她是如此地勤勞！在黎明之前，人們已經看見她寒顫着在採蛇莓或是在剪花枝了。當篤福爾老丈來灌溉時，她勇敢地拿起鶴嘴鋤，在黑夜裏在畦上開掘一道水路，使那乾渴又焦炙的泥土帶着一種滿足的咕嚕咕嚕聲音把水吸盡。當人們輸送貨物到馬德里去的那些日子，她便像瘋人一般地在花園中跑來跑去，搶掠那些花畦，一捧一捧地將那些丁番花和薔薇花抱出來，給那些包捆貨物人裝在大筐子裏。

要用如此一小塊的地來生活，是必須要向一切羅掘，必須要讓那塊地休息一刻，必須要像對一頭要鞭策後纔肯走的不馴的牲口一般地對付

牠。這只是一片極大的地產中的一小塊地，那大地產從前是屬於一個修道院，而那革命在取銷援助的財產時將牠分碎了的。現在那漸漸地闊大起來的城市，強迫要將這花園消滅在新的建築下，而那篇福爾老丈，在不停地嫌惡這負心的土地時，一想到那地主被利餌所引誘，會決意將牠賣去，他就戰顫起來了。

篇福爾老丈在那裏工作着已有六十年了：“他的血是在那裏！”沒有一塊泥土是沒有出息的！在這花園的正中，雖然如此地小，人們總看不出低牆來，牠們都被樹木和植物的亂叢所遮住了：枇杷樹，木蘭花，丁香花的疊級，月季的叢簇，素馨和風車花的稠密的花架：那一切可以生利的東西，因為城裏人的傻呆而值錢的。

那個對於自然的美沒有感覺的老人，會把花枝像野草一般地一把一把的割下來，又把那絕好的菓子滿裝在壩車上。這個不會滿足的老客畜人

犧牲了那可憐的鮑爾達。在咳嗽得喘不過氣來時，只要稍稍地休息一下，她就聽見那些威嚇的話，或是接受到一塊稱為粗野的警告的，打在肩頭的泥土。

那些女花園匠們，她的鄰女，都代抱不平。他正在弄死這小女孩：病沉重起來了。可是他老是作那同樣的回答。工作是應當有勁：當關於那付地租的問題時。地主是不會像聖約翰和聖誕老人樣地接受正理。那小女孩的咳嗽，也不過是習慣的事：因為她每天吃一磅麵包，和蒸飯罐中的她的一小份，有時甚至美食，譬如胡葱薰腸。禮拜天，他讓她去閒散，又像一位貴女地叫她去做禮拜去。還不到一年之前，他曾經給她三個貝色達（西班牙的銀幣名）買一條裙子。而且，他可不是她的父親嗎？那年老的篤福爾，正如一切拉丁族的農夫一樣地，用那古羅馬人的態度來認識父權……對於他們的子女擁有生死之權；他在心底無疑地懷着慈愛，但是只用



着皺眉，有時是棒打，來將那慈愛表現出來。

那可憐的鮑爾達是從來不出怨言的。她也很願意努力工作，可以不失去這塊小小的地；因為在這塊地的小徑中，她似乎還看見那個年老的女花園匠的打補的短裙飄過，她稱這人爲母親，當她被她的粗糙的手所撫愛時。

她在世上所愛的一切都在那裏：那些從小就認識她的樹木，那些在她的無邪的靈魂中喚醒了一種廣泛的母性觀念。牠們是她的女兒，是她兒時的唯一的洋囡囡。每天早晨，她看見牠們開了新花，總同樣地感到驚異。她看着牠們生長，從牠們畏怯地像躲藏似地收緊了牠們的花瓣的時候，一直到牠們用一種忽然的大胆放出牠們的色彩和芬芳的時候。

那花園爲她調和着一個不絕的合奏曲，在這曲中，那色彩的和諧混和到那樹木的幽響和那繁生着蝟斗，又被葉子所遮住的，像一條牧歌的溪流

般發着聲音的泥濘的水溝的單調的歌聲中去。

在烈日當空，那老人去休息的時候，鮑爾達來來往往地走着，驚賞着她的穿着節日的華服來慶祝季候的家庭的美。多麼美麗的春天！無疑地那仁善的上帝已離開了天堂到人間來了。

那些白錦似的略帶憔悴的百合花直立着，正如那可憐的鮑爾達多次在畫圖中驚賞着的在裝扮着赴舞會去的姑娘一般。和那些肉色的茶花使人想起那些微溫的裸體，那些懶懶地伸着的貴夫人們來……那些紫羅蘭，做着嬌態，躲藏在葉子中，從牠們的芬芳中表顯出牠們自己來。那些黃色的雛菊散佈着像沒有光澤的金鈕子一樣；那些丁香花，正如一個紅帽的革命黨的頹崩一般地，遮滿了花畦，又向小徑襲擊。在上面，木蘭花飄蕩着牠們的正如象牙的香爐一樣的白色的杯子，吐出一縷比寺院的香更馥郁的香。那些三色堇，狡猾的魔鬼，在將牠們的紫色天鵝絨的帽子和牠們的生鬚子的

臉兒從叢葉中伸出來，似乎眯着眼睛向少女說着：

——鮑爾達，我的小鮑爾達，我們正被燒炙着。看上帝面上！弄些水來……

是的，牠們是這樣說；鮑爾達聽得牠們，不是用耳朵，却是用眼睛的；而且雖然她的背脊疲乏得要折了，她還跑到水溝邊去灌滿了噴水壺，把這些無賴行洗禮；牠們呢，在灌水治療之下，感激地向她鞠躬。

在割着花枝時，她的手是時常顫抖的。她甯願讓牠們在原處枯乾；可是應當賺錢，爲了這事，須得裝滿了那些人們運送到馬德里去的筐子。

她很羨慕那些旅行去的女子。馬德里！……那是怎樣的？……她看見一座神仙的城市，有華麗得像童話中一樣的宮殿，燦爛的磁廳，在那裏明鏡反映出萬道光線，和眩耀着她的花枝的美的美麗的貴婦們來。這個幻景的活躍是如此，這個她似乎已在別個時代中，在她未生之前完全看見過。

在那馬德里有位青年先生，地主的兒子，當他小的時候，他是常和她一起頑耍的，可是去年夏天，當他已變成一個漂亮少年來參觀地產時，她一看見了她就羞跑了。哦！溫柔的記憶啊！她一想起他們在兒時兩人在一塊兒，坐在一個土堆上，聽人講那被人輕蔑，又忽然變成一個漂亮的公主的灰姑娘的故事的時日的時候，她的臉就紅了。

那被棄的女孩們的永遠的夢想於是用牠的金翼來撫她的前額。她看見一駕華麗的馬車停在花園門邊；正如在傳說中一樣，一個美麗的婦人喊她：“我的女兒！……我終究又找到你了！”隨後她有華麗的衣衫和一所宮殿做住所；最後，因為不是任何時都有王子可以嫁的，她和這“青年先生”結婚已很滿足了。

誰知道呢？……可是在她的夢想的最熱烈時，實現便在一個粗蠻的形式下來喚醒她；這就是從老篤福爾擲過來的土塊，他同時還用一種嚴厲的

聲音向她喊：

——快啊！是時候了。

她於是重新去工作，去使用那花枝來掩護一切的煩言的泥土受苦了。

白熱的太陽燒着那花園，甚致使樹皮都爆烈了！在那些微溫的早晨，那些勞動者揮汗工作着，正如在正午時一樣；然而鮑爾達是漸漸地消瘦下去了，而她的咳嗽又厲害了。

那色彩和生命，似乎被她用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哀吻着的花枝，從她的憔悴的臉兒上竊取去了。

任何人都沒有請醫生這個念頭。有什麼意思呢？請醫生要付許多錢，而篤福爾老丈對他們又沒有信仰。禽獸沒有人那麼聰敏，牠們既不知道醫生，又不知道藥品，然而牠們身體並不比人壞些。

一天早晨，在市上，鮑爾達的伴侶們憐惜地注視着鮑爾達切切地私語着。她的病人的，聽覺尖銳的耳朵什麼都聽到了……她是在落葉時將要死去

的。

這些話在她變成一個厭煩了。“死！”好！她忍耐着！她只爲那留存着的無助的可憐的老人煩惱着。可是至少希望她像她的寄母一樣地，死在仲春中，當那花園在狂歡中裝飾着最鮮豔的色彩時，而不在那滿地荒涼，樹木像掃帚一般，冬天淒暗的花，含愁地站在花畦上的那一季。

在落葉時！……她嫌惡那些枝條剝落得像秋天的骨瘦如柴的人的樹木。她逃避着牠們，好像牠們的影子是險惡的一般。然而她愛那僧士們在前百年種下的那一株棕櫚樹：細細的長人，牠的頭上戴着永生的棕葉的冠，像一道噴泉地瀉下來。她很擔心她或許懷着癡狂的希望。可是奇蹟的愛哺養着她；正如那在一個聖蹟的雕像下求治的人一樣，那可憐的鮑爾達愛休息在那枝棕櫚樹下，她相信牠的尖的葉子會用陰影來保護她。

她這樣地把春天過完了：她在那不能使她溫

暖的太陽下，看見土地上蒸出氣來，好像要爆裂出一個火山口來一般。吹着那些枯葉的初起的秋風這時忽向她來臨了。她是漸漸地瘦下去，愁下去；她的耳朵是聽得那麼清晰，連最寥遠的聲音都聽到了。那些在她頭邊飛舞着的蝴蝶，將翼翅黏在她的前額的冷汗上，似乎牠們要引她到別個世界中去似的；在那世界中；花枝自然地生長出來，也不稍稍竊取些那扶植牠們的人的生命來造成牠們的色彩和芬芳。

接下去的冬雨不更淋濕那鮑爾達了。牠們落在老篤福爾的彎曲的背上，他是老是在那裏的，手裏握着鋤頭，眼睛瞪看着畦溝。

他用那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和那困苦的服務從規律的兵卒的勇氣來完成他的定命。他爲要常常有什麼東西來充滿他的蒸飯罐和付他的地租，他必須要工作着，竭力地工作着！

他只有獨自個……那小女孩已跟着她的母親去

了。那留下給這老人的惟一的東西，就是這塊負心的地，——這個吸了人的生命的吸血鬼；臨了還是很有理由的，——常常滿披着花朵，芬芳，豐饒，好像牠絕對沒有覺得死亡走過一般！甚至一枝月季都沒有枯了去伴那可憐的鮑爾達的最後的行旅。

七十歲的篤福爾，須得要兼做兩個人的工作了；他格外堅忍地掘着地，也不抬頭，對於他周圍的負心的美毫無感覺；——因為他知道牠是他的勞役的代價，——他只爲要善賣那自然的嬌美的期望所興奮着，又用那刈草時無關緊要的態度割着花枝！



## 天 堂 門 邊

阿爾鮑拉牙的倍塞羅勒思老丈坐在酒店的門檻上，一邊用他的大鏟刀在地上劃着一條條的線，一邊斜看着那些伐朗斯的人們；那些人都圍着那張鏽裂的小桌子，把酒一杯杯地到到嘴裏去，又把手放到那滿裝着精臘腸的盤中。

每天，他帶着那到田裏去工作的決意從他家裏出來，可是每天魔鬼總叫他在拉達特酒店遇見幾個朋友，於是酒杯對着酒杯，他便把自己遺忘在那裏，一直到正午，或者甚至一直到夜間。

他蹲踞在那兒，帶着一種老主顧的從容的態度，他想我些陌生人來談話，希望着他們邀他去喝一杯，並且還保持着那些在顯著的人們間所用的禮貌。

除開了他的對於工作的寡趣和他的酒店的愛好之外，這老頭子並不是沒有價值的！他知道多少的事！……多少不絕的故事啊！別人稱他爲倍塞羅勒思並非是無故的（Beseroles 是伐朗斯語的啓蒙讀本——譯者）：凡是有一隻報角落到他手中，他總是從頭至尾，拼着字母逐字將牠讀完的。

聽了他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關於和尚們和尼姑們的故事，人們便立刻破出笑聲來了；而那拉達特也笑了，滿意地看見他的主顧們，時常打開酒瓶來慶賀他的故事。

有一天，那些伐朗斯的人們請他喝了酒，當他聽見有一個人講起和尚的時候，他便想講一個故事來報答他們。於是他立刻說道：

“啊，是了，那些壞蛋！……那個將他們放進去的是誰呢？……有一回，一個和尚叫聖彼得上當。”

被那些陌生人的好奇的眼光所激動，他便開始講他的故事了。



從前在郊外“諸王的聖米楷爾”修道院裏，有一個和尚，沙爾伐道爾神父；爲了他的聰明，他的快活和他的好孩子的態度，他是被大家所十分看重的。

我呢，我不認識他，可是我的父親記得是看見他過的，在那位聖人到我的外曾祖母家裏去的時候，和他把手交叉在肚子上，在茅舍門前等着朱古力茶的時候。怎樣的一個人啊！他有一百多斤重。他做一件禮服，是必須要一整正的布。他每天總要走十一二家人家，而且在每一家都有（他的兩盎斯）的朱古力茶。當我的外曾祖母這樣地問他的時候：

“你歡喜什麼，沙爾伐道爾神父？嫩蛋馬鈴薯呢還是醃臘腸？”

他用了一種響亮的聲音回答：

“併在一起……併在一起！”

他是一個好看的孩子而且老是很漂亮的。在他經過的地方，似乎都撒下些他的豐滿的健康：只要看地方上的孩子都有像他那樣的有血色的膚色，像他那樣的至少可以提出三斤脂肪來的滿月般的臉和雄牛似的身體就可以證明了。

可是在那下等人中，一切都是不合衛生的，他們有時餓着肚子，有時拚命吃一頓。也是這樣地，有一晚，那沙爾伐道爾在為給某一個完全是他的寫照的小孩子受洗禮時吃得太飽了，忽然起了一個使全個修道院大大地吃驚的高鳴聲，便像一隻皮袋似地死去了，——願你們恕我這個譬喻。

，於是現在我們的沙爾伐道爾飛到天上去了，因為他絕對不懷疑地相信那里有一個和尚的位

子。

他來到一個一扇極大的全是黃金做的，綴着珠子的門前，那些珠子正像是那市尹的女兒走在老處女慶會前面的時候，在她髮間簪上耀着的珠子一樣。

“篤！篤！篤！”

“誰啊？”裏面一個老頭子的聲音問着。

“開門啊，主聖彼得。”

“你是誰？”

“‘諸王的聖米楷爾’修道院的沙爾伐道爾神父。”

門上的小門開了，幸福的聖人的頭現了出來；可是他却怒叱着，而他的眼睛又從他的眼鏡中透射出光芒來，因為諸位要曉得那聖大使徒是一個近視眼。

“厚臉皮！”聖人說着，變成狂怒了。“你來幹什麼？快滾，流氓！這裏沒有你的位子。”

“噲，主聖彼得；開門罷，天黑了。你老是開玩笑！”

“開玩笑？……假如我握緊了我的鑰匙，你來嘗嘗味兒罷，不要臉的東西！你還當我不認識你嗎，禿鬼？”

“我請求你，主彼得……請你對我和善些！我雖然這樣地有罪，你總可以有一個小小的自由的位子給我的，那可是在門房中嗎？”

“滾蛋！……好買賣！假使我答應你進來，你一天之內一定要把我們的蜜糖小蒸餅的食糧吃得精光，使那些聖人們和小天使們活活地捱餓。而且在我們這裡還有無數的有福的女子，她們都是不醜的！像我這樣的年紀，要來一天到晚的跟在你後邊，監視着你，那可糟了……到地獄裏去罷，否則睡在一塊雲上去罷……我這樣說！”

那聖人發怒地把門上的小門關了，於是沙爾伐道爾神父便站在黑暗中，聽着那遠遠的天使們

的篔簹和風笛聲；他們這一晚在奏着良夜幽情曲給那最美麗的聖女們聽。

好幾個鐘頭過去了，我們的和尚已經在想取道到地獄去了，希望在那裏得到一個好點的款待，忽然他看見有一個和他一樣大一樣強的婦人，從兩片雲中走出，慢慢地走近來。她搖搖擺擺地走着，困難地推着她的像一個大皮球似的膨脹的肚子。

這是一個年青的修道女，因為吃了太多的糖果，生疝痛病死的。

“我的神父，”她多情地向和尚飄了一眼，溫柔地說，“這時候他們為什麼不開門？”

“等一會！我們就要進去。”

這個人的錦囊中有多少的妙計啊！在一分鐘之內，他便想出了一條最好的計策來。

諸君須得知道，戰死的兵士們是毫不困難地進天堂的。那些可憐的孩子一到那里就可以進去，

即使他們還穿着靴子和刺馬輪；他們的不幸是很配有優先權的。

“把你的裙子拉到你的頭上！”和尚吩咐着。

“可是，我的神父！……”那激怒的青年的修道女說。

“噲，快些！不要倔強！”沙爾伐道爾帶着權威說。“你敢和一個像我這樣博學的人爭辯嗎？關於那進天堂的態度你可知道嗎？”

那尼姑順從了，於是在黑暗中，有個像月亮一樣皎白的東西開始現出來了。

“現在，兩腳落地！站穩了！”

一跳，沙爾伐道爾神父就跨在他的伴侶的腰上。

“我的神父！……你真重！”這可憐的女子呻吟着，氣都喘不過來了。

“站穩，跳一跳，嘿！我們立刻就進去了，”

聖彼得正預備收拾起鑰匙去睡了，忽然聽見



有人在打門。

“誰啊？”

“一個可憐的騎兵！”一個憂愁的聲音回答。  
“我剛纔在一場打不信教的人——上帝的仇敵的戰爭中戰死，我騎了我的馬來到這兒。”

“進來罷，可憐的孩子，進來罷！”那聖人說着把門開了一半。

他在黑暗中看見那個兵用脚跟踢着他的那匹站不穩的馬。多麼容易受驚的牲口啊！……好多次，這可敬的守門人想去摸一摸牲的頭。不可能的！那頭畜生跳着，老是顯示着牠的後部。最後，那個聖人怕牠踢他一兩腳，便輕輕地在牠的精細而豐滿的臀部上拍了幾下去捶愛牠。

“進去罷，小小的兵！快上去，小心地去鎖定了這牲口。”

於是，當沙爾伐道爾神父騎着尼姑混進了天堂的時候，聖彼得把門關好，預備去就睡，嘴裏感

歎的喃喃着：

“上帝啊，地上怎樣地一場大戰啊！你看這可怕的打擊！不憐的小馬！他們甚至把牠的尾巴都砍了！”

## 良夜幽情曲

—

培尼慕斯林是一個在伐冷西亞海岸上的，睡夢中的西班牙村市。在一片橄欖樹和葡萄園的大海上棲息着雪白的牆垣和烏黑的屋頂。有一座教堂裏的，蓋紅瓦的鐘樓。這是一個莫爾族的村市，還剩着頹廢的，古舊的雉堞。培尼慕斯林！一個像西班牙所有的村莊一樣的村莊——一個退步的，

沉悶的，不變的，圖書般的村莊——是偏見和傳說，如火的熱情和不死的仇恨底出產地。什麼世界大事，簡單的鄉民是一點也不管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愛情，怨恨，和互相角逐着的野心。培尼慕斯林——是瑪麗愛達，潑皮多尼，三多老丈，和幾千個像他們一樣的人物底家鄉。

## 二

三多老丈已經將他要做的事情宣佈了。他快要續絃了。

你要是想明白這一種混亂的情形，這一件在培尼慕斯林發生的新聞，那麼就應當知道，這一位鏢夫，三多老丈，是那地方納稅最多的公民領袖；並且還要知道，那未來的新娘就是村裏的美人瑪麗愛達；不過她是一個車夫底女兒。她底嫁裝呢？啊。這就是她底嫁裝：一張迷人的，褐色的臉；一雙

像寶石樣地在長長的睫毛下面閃着光的，烏黑的眼睛；一縷縷用小木梳梳到鬢邊的，煤一般的，明亮的鬚髮。

全個培尼慕斯林都了不得地詫異着，了不得地忿怒着。人人都談起這一件事情。到了這麼大的年紀，却會去討這麼一個小娃娃！世界可不是糶了？那位三多老丈，他是半個鎮上的產業的主有者；在地窖裏有一百桶好酒，在穀倉裏有五隻騾子！這些東西都要給誰拿去了？不是一個大家底閨女，却是一片路旁的破瓦——瑪麗愛達，一個車夫的女兒；那個小東西從前過的是偷盜的生活，如今長大了，却很願意地在別人家裏幫幫忙，混一口飯吃！說起多瑪莎夫人，三多老丈底第一個妻子，她是怎麼一個人呢？她拿馬育爾街底住宅和她的田地都給了他。她還在那一間寢室裏辦好了一切她引以為驕傲的家具，在她活着的時候。現在這些東西可都要送給一個街上的流浪人——從前她爲了

基督的慈悲，還常叫那個傢伙到廚房裏來吃飯呢——想到了這事情，她可不要在坟墓裏跳起來？

年紀到了五十六，還要為愛情而結婚！這個老傻子可真是一個妖怪？你看他，那女子無論說一句什麼話他都同意，臉上還露着蠢蠢的笑容，在兩道濃眉下面勉強看得出來的灰色的小眼睛裏還顯着有病的閃光呢！

培尼慕斯林人討論了一星期之後，便斷定三多老丈是已經瘋了。禮拜天看見了教堂裏掛出來的結婚公佈的時候，他們幾乎要騷擾起來。那兒還有幾個多瑪莎夫人家裏的男子。做過了彌撒之後，他們詛罵得多利害！儘你說那些偷你東西的賊吧，先生。多瑪莎自己可很願意拿所有的產業都給了她底丈夫！但是她以為，他是永遠不會將她忘却的，他會永遠地對她底記憶很忠實的。現在那個老混帳幹的是什麼事？拿一切產業完全交給另外一個女人——一個那麼年輕的女人！他是五十六了！

這一種事情會在世界上發生，那簡直連王法也沒有了！告他底狀，將嫁裝爭回來吧？這麼要好得多！但是據維山德那位牧師先生說，現在法庭是靠不住了。要是加洛斯正當權，那麼……或許！

那些人都自以為直接地受了這已經提出的婚姻的傷害，所以都在街頭的咖啡店裏嘖咕着；每一個人都嘖咕着，連那些有錢人家的女孩兒也免不得——她們都很願意拿她們美麗的嫩手來送給那個衰老的夏洛克（莎士比亞戲劇裏的一個有錢的猶太人——譯者註），現在可不忍看見他將財產都給了一個流浪人。

並且全城都知道，瑪麗愛達還有一個愛人。那個潑皮多尼小時候也像她一樣地是一個流氓；近來是做了一個酒店附近的墮民，到現在他還一心一意地愛着她。其實，只要等到那個潑皮能做一點工，能丟去了他結交的朋友的時候，這兩個無用的東西就可以結婚了。因為多尼最親密的朋友就是

從隣近村上來的，名字叫做提莫尼的那個風笛手，那個人每星期至少要來看他一次，他們兩個碰到了，便會同到什麼小酒店去暢飲一回，隨後便去睡到什麼人家底穀倉裏。

多瑪莎夫人的親屬忽然看中了這個潑皮。他們覺得這一個鎮上的墮民是可以替他們報仇的。另外那些有一點身分的人，從前是永沒有彎下身來和他說過一句話，現在却也到他常在喝酒的地方去找見了他。

“怎麼說，潑皮？”他們遊戲地問。“他們說瑪麗愛達快嫁了！”

潑皮在他底立台上踏了踏脚，撫了撫他丟在膝上的那一件閃光的外衣，將他的煙枝移到了那一面的嘴角上，又對放在面前的那一盞酒望了一會。

後來他聳了聳他的雙肩。

“他們這麼說！……好，我們看着吧，混蛋！那



個老頭子不要吹牛，他還沒有拿到這一塊薰肉呢！”

因此，人人都斷定一件有趣的事情快要發生了。三多老丈是一個上流社會裏的人。在選舉的時候他可以說一句話。他和伐冷西亞的當道也是很連絡的。他自己也當過幾次市長。他曾經幾次地在大街上舉起沉重的手杖來打身體比他大的人，因為他們攔住了他底路。

潑皮多尼的胡說，他當然一句也不會聽的。全市的人都決得定，培尼慕斯林是在等着一個興奮的時光。

### 三

三多老丈從沒有將事情只做了一半就丟開過。這一種情形是顯然的，在簽婚約的日子到了的時候。因為他的新娘沒有嫁裝，也便自己給了她一

份——價值三百兩黃金，此外的婚衣，指環，梳子，和一切屬於多瑪莎夫人的家具還不算呢！村裏的姑娘們成羣地趕到瑪麗愛達住的那個地方去——一間破敗的小房子，庭前有一輛車，馬房裏有三匹沒有吃飽的小馬；她底父親，那一個馬夫，就住在這個和伐冷西亞大路上的最後一間屋子離得很遠的地方。她們，有的攙着手，有的將手臂環抱在別人底腰上，在堂前的一張大桌子四邊走着；她所有的結婚禮物都陳列在那兒。

好東西真多！手巾，檯布，手帕，絹布，下衣，裙子，絲和亞麻布，上面綴繡着簡寫的字母和各種的花飾，依照大小排成了一堆，幾乎要碰到了天花板！三多老丈所有的朋友和依賴人都想起了這幸福的一對。在許多的器皿，鍍銀的刀子和叉子，那地位低一點的人送給新房裏的磁質熱水盤這一類東西之中，還有兩個美麗的燭台，這是一位侯爵送的——那地方政治上的首領——三多老丈稱他做

西班牙最大的人物——每一次地方上發生了可要選侯爵到議會去當議員這問題的時候，三多老丈總要替他指揮一切，或者替他攻擊別人。在房間裏最顯著的地方，在一個架子上，放着新娘的珍寶，兩隻珠耳環，許多綴着複雜的瓔珞的胸針，金邊梳子，三枝鑲珠的長髮針，和金練條；這金練條是培尼慕斯林常說起的東西，因為這是多瑪莎夫人在京都底一家大舖子裏化了十四個“都拿龍”才買到的！

“你真好福氣！”大家都含着嫉妒的心情，對瑪麗愛達這麼地祝賀着她的幸運，但是她聽了，却含羞地紅起臉來；她的母親，一個工作過度的，病態的老農婦，却窘得一個人在那兒悄悄地落着眼淚；那一個車夫踱來踱去地緊跟着三多老丈，他對於他未來的女婿的寬大，竟想不出一句謙虛的，感恩的話來。

那晚上，婚約便要在車夫的家裏宣讀而且簽

字了。證婚人呼良先生在太陽下山的時候，便帶了他的書記，坐了一輛二輪車趕到了那兒，衣袋裏插着一個便於攜帶的長墨水瓶，手臂下面夾着一捲貼好印花的公文紙。

廚房裏特地放好了一張檯子，一座四叉的燭台上點起了火；證婚人驕傲地走了進來。一個多麼博學的，一個多麼使人忘不了的，熟悉法律的代表人物！呼良先生用土語來讀着那原文；在誇大的，法律的辭句上，他還加了許多他自己的解釋，你看這一位滑稽的人物，這麼地穿着黑的長褂子，生着驕傲的，剃得光亮的臉子，可不是像一位教士！這一付眼鏡還有什麼用呢，倘若他老是將牠高高地擱在額角上？

證婚人唸着又唸着，他底書記便寫着又寫着；那枝筆在粗糙的，貼好印花的紙上簌簌地響個不休。那個時候，副牧師和兩家底朋友都來了。在堂前的桌上，拿開了那些結婚的禮物，却放上了許多

糕餅，糖菓，還有饅頭，苦杏子，和一瓶一瓶的甘露酒——有玫瑰的，也有櫻汁的。

“丫厂亡！丫厂亡！丫厂亡！”呼良先生咳嗽了好多次，從座子上站了起來，摸了摸自己的閃光的長袖子，捱住了帶子將牠向前拉低了一點，又到前面去拿起了一張寫好字的紙來。一粒粒的沙泥從那新鮮的紙片裏落到了桌子上。

唸到了新郎的名字，他故意地皺了皺眉頭，引得三多老丈忍不住首先狂笑起來。唸到了瑪麗愛達的名字，他又從桌子邊站開了一些，讓出了地位，模倣着舞場裏的舊式脂粉客的樣子，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這樣又引得人人都笑了。但是他讀到了婚約裏的條文——說起了“都李龍”，葡萄園，房產，田地，馬匹，騾子這一類東西的時候，貪心和妒忌使那些鄉裏人的臉都發黑了。只有三多老丈一個人在那兒微笑——那些人一定會知道他是多麼有錢，多麼有勢，知道他待得那選定的女人多麼

好，想起了這些事情，他便覺得非常地滿意。瑪麗愛達的雙親忍不住要掉下眼淚來。他這種行爲，豈但是大量而已！他們底隣人同意地點着頭。真的，你可以將女兒託付給這麼樣的一個男人，用不到遲疑！

簽字的手續完了之後，就擺起小酌來。呼良先生誇耀着他著名的談諧和故事的存貨，惡意地用肘子去撞着副牧師維山德先生的胸骨，還和那個嚴厲的禁慾主義者特地計畫着行婚禮那一天的可怕的縱飲。

到了十一點，什麼事情都完了。副牧師走了出去，一邊在埋怨自己，爲什麼弄得這麼遲還不去睡。市長也和他同走了。最後，三多老丈便和證婚人以及他的書記一同立起身來。他已經邀了他們今晚上在他家裏住宿。

瑪麗愛達的房子外面的道路是非常地黑暗，黑暗得像在沒有月光的夜裏的曠野上一樣。那些

鎮裏的屋子上面有繁星在青天的深處閃耀。有幾隻狗在穀場邊狂叫。村莊是睡着了。

證婚人 和他底兩個同伴很留心地走着前去，在這些不認識的路上，留心着不要給石子絆倒了。“哦，純潔的瑪麗亞！”一個粗糙的聲音遠遠地在喊着。“十一點鐘——一切都好！”守夜人這時候正在那兒巡遊。

在這個墨一般的黑睛裏，呼良先生覺得身上起了一種不安的感覺。他覺得，在到瑪麗愛達家去的那一條大路的角落裏，看見了可疑的記號。好像有人守在她門邊。

“看哪，看哪！”

突然地有東西爆烈着，接着便是一陣粗糙的，私語一般的聲音。從那角落裏，好像有濃密的火焰穿過空氣，直射出來，扭着，絞着，迅速地飛着，那位證婚人嚇得頭髮都豎起來了。

放焰火，放焰火！這是什麼玩意兒！證婚人倒

身在一間屋子的門上，他的助手也害怕地跌倒了。火球打着了他頭頂上的牆壁，又跳到了街道的那一邊去；過了一會又來了，飛過來的時候還絲絲地響着，最後才爆裂起來，聲音響得幾乎要震聾了耳朵。

三多老丈却一點也不害怕地站在街道的中間。

“啊，上帝呀上帝！我知道這是誰的把戲！你這個混帳的囚犯！”

他找到了角落裏，舉起沉重的手杖來想要打了；在那兒，當然的，他可以找到那個潑皮，和一羣他前妻的親屬！

#### 四

從天亮起，培尼慕斯林的鐘就在那兒打了。

三多老丈快要結婚的消息已經傳佈到了全區



域；從各方面都有朋友們和親戚們過來，有的騎着將顏色很有趣的外衣來做鞍子的耕馬，有的坐着車子，他們的家屬却停在那車子旁邊的立台上。

三多老丈的家裏，在那兒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人好好地休息過一回，現在又做一個喧嘩，擁擠的中心點。在這個快樂的時節，幾里路附近的最好的廚娘都召集了攏來，在廚房裏和天井裏進進出出地走着，捲起了她們的袖子，束高了她們的裙，露出了她們下面的白褲子。一捆捆的柴在近火的地方堆疊了起來。村裏的屠夫正在後天井裏殺母雞，將那個地方鋪起了雞毛的毯子。家裏多年的僕人巴斯刮拉老媽媽正在那兒破小雞，從那裏挖出肝臟，心臟和沙囊來做酒席上用的最鮮的醬汁和精美的小吃。有錢是多麼幸福！那些賓客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他們一年年地只配吃着這一點有限的地頭出產，現在想起了一整天的大喫大喝，嘴裏都禁不住湧出涎水來。

這許多好吃的東西是在培尼穆斯林的歷史上從沒有見過的。在一隻角上，新鮮麵包堆得像一“高特”（容量名——譯者註）的木料那麼大。一盤盤的山蝸牛不住地拿到大爐子上去煮。在食櫃裏放着一個盛胡菽的大錫匣子。啤酒罈一打一打地從地窖子裏拿出來——大罈子盛着預備在席上用的紅酒；小罈子盛着從三多老丈著名的酒桶裏取出來的，白色的烈酒，這些東西就是那地方最會得喝酒的人看了，也覺得太多。說到糖果呢，當然也一籃籃地裝了不少——硬得像鎗彈一般的糖粉球；三多老丈看着這一種熱鬧的景象，心裏殘酷地想起了，停一會那些少年人爭奪起來的時候，這麼硬的糖球可不要在他們頭上打起塊來！

啊，事情很不錯！什麼東西都預備好了！什麼人都到了！連那個風笛手提莫尼也早已到了——因為三多老丈想在那一天大大地熱鬧一下，所以什麼錢也不節省；他想起了音樂，便吩咐他們要讓

提莫尼喝酒喝一個暢快：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喝醉了酒，奏起樂來便會格外好一點。

教堂裏的鐘聲停止了。行禮的時候快到了。婚禮的行列正向新娘的家走去；女人都穿着最漂亮的衣裙，男子都穿着外面加藍背心的禮服，帶着一直蓋到耳邊的高硬領。從瑪麗愛達家裏，他們又回到教堂裏來。爲頭的是一羣跳着舞，翻着筋斗的孩子。提莫尼在他們中間吹着風笛；他抬起了頭，將他的樂器高舉在空中，看過去好像是在一個拖長的鼻子裏仰天吸氣。次之便是那結婚的一對，三多老丈戴着一頂新天鵝絨帽子，穿着一件長袖口的外套，腰身似乎太小了一點，還有繡花的襪子和全新的靴子；瑪麗愛達——呵，瑪麗愛達！她是多美麗！伐冷西亞沒有一位小姐比得上她！她有一件很貴的鑲邊小外套；一件垂着長纓的馬尼拉肩掛；一條繞着四五條下袴的絲裙；一串拿在手裏的珠圈；一塊代胸針的大金片；此外，耳朵上還帶着多瑪莎

夫人從前帶過的明珠。

全村的人都等在教堂前面——有幾個多瑪莎夫人的親屬爲好奇心所驅使，也來到了那兒，雖然他們族中已經議決絕對不參與這一次的婚禮。可是他們只站在背面，踮起了脚尖在看那行列走過去。

“賊！賊！真是個賊！”那觸怒了的一族中有一個人在新娘的耳朵上看見了多瑪莎夫人的耳環，便這麼喊了起來。但是三多老丈只微微地笑着，好像是很滿意的樣子。於是那一隊人便走進了教堂。

那些在外邊的看客從街坊對面將眼光移到了屋子裏。那個風笛手提莫尼却已經走了開去，好像不願意聽那個教堂裏的風琴來和他的音樂競爭似地。但是他碰見了誰？來的正是潑皮多尼和他的幾個喜歡搗亂的朋友！他們幾個人來佔據了一張桌子，坐在那兒霎眼睛，扮笑臉。全是些鎮上的討厭東西！一定要鬧出事來了！婦女們都交頭接耳地不

知道在說些什麼話！

但是看哪！他們又離開了教堂！提莫尼從那一張放在路旁的桌子邊站了起來，奏着皇家進行曲，從街坊對面回過來了！全國的無賴似乎都從什麼垃圾堆裏跑了出來，圍繞在入口邊。“杏子！杏子！給我們些糖果！”

“要杏子。要糖果。”三多老丈自己拿起了那些東西丟過去，許多客人也照他的樣子亂丟起來。很硬的糖球從那些頑童的的比糖球還硬的頭上彈了開去，於是爭奪在灰堆裏開始了。在護送新娘和新郎回家去的時候，一路上糖果的砲彈還是打個不休。

到了酒店的前面，瑪麗愛達忽然低下了頭，她的面容變色了。潑皮多尼正坐在那兒。三多老丈看見了他，臉上現着勝利的笑容。那個潑皮却只做了一個下流的姿態來回答他。他是多可惡，那個姑娘想，竟敢在她可以驕傲的日子，做出這些討厭的事

情來！

在多瑪莎夫人的舊住宅裏，如今可以說是三多老丈的家裏，火熱的可可茶已經在等着了。“要小心，不要吃得太多——到喫飯的時候還有一個鐘頭呢！”證婚人呼良先生高聲地喊着；但是羣衆可早已衝到了糖果邊去，不一會兒，那足夠放得下一百把椅子的大廳裏的桌子，已經掃空得像一塊白地一樣。

這個時候，瑪麗愛達已經走到了新房裏，這就是那一間出名富麗的，從前多瑪莎夫人很引以為驕傲的寢室。她在那兒脫了婚服，換上一件輕便一點的衣裳。不久她又回到了樓下，穿的是一件短袖口的便衣，多瑪莎夫人底珠寶閃耀在她底臂間，在她底胸前，在她底項頸上，在她底耳朶邊。證婚人是在那兒和剛從聖房裏趕到的副牧師閒談。客人都走到了天井裏，他們都想要擠到廚房裏去看這一次大宴會底最後一刻的預備。提莫尼用盡了氣

力地在吹他底風笛。一大羣的頑童還是在外邊喊着，跳着，挑引他們再來拋杏子；偶然有幾手把丟出去的時候，便你爭我奪地鬧了起來。

“就是巴爾夏查爾（中古傳說中的一個國王——譯者註）也沒有舉行過這麼一個宴會，”這是副牧師就席的時候所發表的批評；那位證婚人呢，他當然不願看見別人學問比他好的，便說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加馬曲的人底婚筵，這是他在一本什麼書裏看到的。因為那位證婚人決不定到底賽凡德斯是一個議員呢，還是聖經上的一位先知！（加馬曲是賽凡德斯底傑作吉訶德先生裏的一個人物——譯者註）天井裏還有別的桌子，這是給那些比較不著名的客人坐的。提莫尼是在這一堆裏；他時時刻刻地在那兒招呼侍者替他斟紅酒。

菜是整鍋地拿上來的，一塊塊的鷄子多得幾乎像蓋在上面的，醬汁裏的米粒一樣。那些鄉下人也像紳士一般地吃着，這在他們怕還是生平第一

次吧！並不是用匙子和叉子在一公共的鍋子裏亂搶，却每人都有自己底碟子和杯子，此外還有一塊布巾。同時，那些鄉裏人還要做出客氣的樣子來。“試試這第二道大肉片吧，”朋友們會隔得很遠地這麼互相招呼着，大肉片便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遞過去。一直到完了爲止。於是有人便會滿意地點着頭，微微地笑着——似乎這第二道大肉片是特別比旁的幾道好的樣子。

瑪麗愛達坐在他丈夫的身邊，却吃得很少。她臉色灰白了，痛苦的思想使她皺攏了眉頭。她神經過敏地呆看着那扇門，好像潑皮多尼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會在那兒出現似的。那個流氓什麼事都做得出！她對他告別的那一晚，他罵得她多厲害！照理，她應得想念他——應得懊悔她爲了金錢而結婚的自利心。但是很奇怪，她對於潑皮底妒忌却覺得有幾分滿意。他愛她！想起這件事來是很有趣的——現在他是被忘却了。



盤子漸漸地空起來。豕肉已經吃完了，豕肉也都裝進了那些貪吃的喉嚨了，現在來點綴這個宴會的便是粗糙的玩笑和戲謔。有幾個賓客喝醉了酒，竟放寬了舌子，大胆地和兩位新人調笑起來，這樣便起了三多老丈底滿意的笑聲，同時却使瑪麗愛達窘得漲紅了她本來是淺褐色的臉子。

上最後一道菜的時候，瑪麗愛達站起身來，手裏拿着一個盤子，沿席面地環繞過去。送新娘的零用錢！她用微小的女孩子的聲音請求着。於是“都李龍”，“半都李龍”，和各種名稱的金幣都紛紛地落到盤地裏去。那些新郎底親屬給得特別多，因為希望他在遺囑上不要忘了他們！

副牧師可只拿出了二個“貝賽達”，推說在這個自由主義底時代，教會真是窮不過來。

瑪麗愛達走完了之後，便將盤子裏的錢幣都叮叮噹噹地倒進了袋子裏去：這是多好聽的聲音哪！

現在這個宴會真可以算得是個宴會了。許多人同時都說起話來。外邊的人們也都擁到了窗邊，去看這快樂的一羣。

“勺×勺勺丫！勺×勺勺丫丫丫！”

聽見了這個敬酒底記號，大家都靜了一會兒。那個歡喜開玩笑的人不安穩地站了起來：

“敬一杯新辰，

敬一杯新郎，

下次再邀我，假使還有這時光！”

那一羣人便大聲地呼哮着，也不覺得這一種調笑在他們祖父底時代已經要算是太舊了：

“万一勺勺凡！……万一勺勺勺凡！”

於是每一個人便輪流地跳起身來，唱着詩，說着那“快樂的一對”底笑話；後來笑話是愈說愈下流了，害得副牧師不得不逃到樓上去！那兒婦女們是聚集在一間隔開的屋子裏。

有一個人忽然高興得制不住了，竟將酒杯打

碎在桌子上。這真是一個開始炮擊的記號。賓客們將所有的碗盞都打破在地板上，於是向三多老丈拋着麵包塊，糕餅，杏子，菓品；最後還拋着磁器底碎片。

“算了，我說算了吧，”玩笑真開得太不成話了，新郎便喊了起來。“算了吧！”

但是那些人都喝醉了酒，正想大鬧一場。他們攻擊得反更利害了。副牧師和婦女們嚇得都趕下樓來，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

“你們走開去，走開去！”三多老丈發起怒來。他揮他他粗重的手杖，將那些客人一個個地趕到了天井裏！從那兒，石子和別的東西又紛紛地飛向窗邊來。

“真鬧得太不成話！”

## 五

到了夜裏，住在遠方的客人提高了喉嚨唱着歌，祝着這一對新人永遠快樂，便陸陸續續地先走了。後來村裏人也都走上了黑暗的街坊，在不平穩的鋪道上，婦女們各自留心着她們七顛八倒的丈夫。證婚人已經在一個角落裏睡着了，眼鏡是架在鼻尖上；他底書記過去喚醒了他，將他一把拋出了前門。到了十點鐘，只有兩家底幾個至親還剩在那兒。

“寶貝女兒呀，寶貝女兒呀，”瑪麗愛達底母親在那兒哭着，“你去了！”照她那麼可憐的樣子看來，或許你會當她底女兒快要死了呢。

那個車夫可不是這麼樣！他喝了太多的酒，只懷着戲謔的心情，不住地在反對他妻子底憂鬱。“你從前不是這樣的！我拿你帶了去的時候，老太婆，你不是這樣的！”後來他拉開了她母女兩個，也不管老太婆哭不哭，將她拖到了門邊。

那個女僕巴斯刮拉媽媽也回到了她自己底閣

樓裏。特地在這個時候僱來的侍者和廚夫都已經回家去了。屋子裏沉默起來。只有三多老丈和瑪麗愛達兩個人還坐在依舊有許多燭光照耀着的，混亂的宴會室裏。

他們靜悄悄地坐了好一會——三多老丈在讚慕他已經得到的姑娘。她這麼地穿着棉衣，躺在交椅上是多美麗！又是多麼年輕啊！“和這個老傻瓜做一塊兒，真是倒運！”瑪麗愛達在那兒想着，同時潑皮多尼底幻想還固定地掛在她眼前。

遠遠地一架鐘打着。

“十一點！”三多老丈說。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將那些宴會室裏蠟燭吹熄了，手裏只拿一支燭火；他說：

“現在是上床去的時候了。”

他們剛走進一間大臥室，三多老丈就停住了腳步。

四周圍附近突然地大聲騷擾了起來，好像未

日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培尼穆斯林。可怕的拋錫罐頭的聲音，猛烈的搖着幾百個牛鈴的聲音，用棍子打板壁的聲音，向屋子四邊拋石子的聲音，還有正從臥室底窗下射進來的焰火底閃光。

三多老丈忽然心裏想起了這些事情底用意。

“我不知誰指使出來的把戲！即使這傢伙不怕監牢，我也有辦法可以立刻對付他！”

瑪麗愛達聽見了這些喧聲，先嚇了一跳，後來却大哭起來。她底朋友們已經警告她過了。“你嫁給那一位鏢夫的時候，一定可以聽見一支良夜幽情曲！”

啊，這真是一支良夜幽情曲！吵鬧了一會之後，便聽見了許多諷刺的詩句，接着又是喝采聲，狂笑聲，和着一支風笛的歌聲，這些都是在說着新郎底年齡，權力和怪相，暗示着瑪麗愛達過去的生活，預言着將來和老年的丈夫在一起能夠享受到的幸福！一個粗糙的聲音在誇耀着和新娘從前的

關係，瑪麗愛達立刻就認出了這真相。

“你這豬子！你這惡狗！”三多老丈大罵着，在臥室裏走來走去地蹬着腳，舉起了拳頭在空中亂打，好像想要將這些冷嘲熱罵立刻打死了一樣。

忽然他起了一種不可解的好奇心。他定要看看，那些敢到他面前來放肆人畢竟是誰！他吹熄了燭火，從窗簾底一角上望了下面的街道。

好像全村的人都擁擠在近旁。沿鋪道照耀着二十多個火把，什麼東西都籠罩在青色的火光裏了。第一行站着的是潑皮多尼和多瑪莎夫人底所有的親屬。那一個在他家裏快樂地做了一天客人的風笛手提莫尼也在其中！在他底袋子裏，或許還剩着他在八點鐘拿到的錢呢！這奸賊！這不要臉的混蛋！那些詩句或許大部分還是他做的呢！

三多老丈覺得他的做了一生一世的工程，現在是輕輕地從指縫間溜掉了。他可不是全鎮的領袖？現在他們都很快活地在那兒看他丟臉，甚至還

敢對他放肆起來，都只爲了他自以爲配討這位美麗的姑娘的原故！他底血液（一個會管理全個政治區域的，發出號令來總要別人服從的貴人的血液）在身上沸騰了起來。

又起了一陣敲盆子，搖牛鈴的喧聲。

那個潑皮又喊出了幾行說到“美人和畜生”的詩句，接着便是一首說三多老丈快要進坟墓去的挽歌。

“《己力一，己力一，己力一！”這是多尼從一首輓歌裏採下來做疊句的；大家聽了，也同樣地唱了起來。

這個時候那流氓已經在窗口看見了三多老丈的臉。他從地下拾起了一件東西，逕自走進天井去。這是一對縛在一根棒兒上的大號角。他將牠們舉到了窗邊。別的人抬了一口棺材進來，裏面放着一個眉毛長到幾碼的木偶。

三多老丈又忿怒，又丟臉，弄得眼睛都花了；



他退了下去，沿着牆摸到了一個黑房間裏，拿了他的鎗，又回到窗邊來。他撩起了簾子，開了窗框，幾乎是無目的地接連開了好多鎗。

那一羣人騷擾了起來，只聽見一陣恐怖和忿怒的呼喊。火把熄了。接着便是向各方面逃避的聲音。同時有人叫着：

“行刺！殺人！這是三多！那個賊！殺死他！殺死他！”

三多老丈可沒有聽見。他坐房子的中央，手裏拿着鎗，昏亂得什麼事情也想不起來。瑪麗愛達已經嚇得滾在地下了。

“現在可閉嘴了？現在可閉嘴了？”他只是喃喃地說。

忽然傳過了一陣腳步聲來，又聽見有人在門上重重地敲着：

“開門，有公事！”

三多老丈這時方才神志清楚了。開了門兒，一

隊警察走進房來，他們的鞋釘很響地磨擦在光滑的地板上。

三多老丈在兩個警察官中間走到了天井裏，他看見地上躺着一個死屍。這正是潑皮多尼，現在已經打得像篩子一樣。每一粒子彈都打中了他。

多尼的朋友們都拔出了刀，圍繞在那兒；提莫尼也在其中，他舉起了風笛，想衝到三多老丈身邊去。

但是警察官將羣衆遣散了。三多老丈在他們中間走着，又重新神志昏迷了起來。

“多有趣的新婚夜！”他模糊地說“多有趣的新婚夜！”

## 最後的獅子

硝皮匠們的可敬的公會，在鄰近塞拉諾斯的塔的小教堂中剛纔聚了起來，維山特師傅便要求發言了。他是本地最老的硝皮匠。無數的硝皮匠頭，在還在做學徒的時候，已經知道他了，正如他現在一像：很瘦，生着像刷子一像的鬍子，臉上起了皺紋，眼睛好像是尋釁似的。他是爲伐朗斯的光榮的硝皮匠們的最後僅存的一個。進步已將那些他的舊同伴的子孫們變壞了。無疑地，他們有很大的工廠，和幾百個工人；可是假如這些先生們用他

們的柔順的大工業家的手親手硝起一張皮來；他們是多麼地會使人可憐！只有他配稱得上這硝皮匠的名字；因為他每天在他的靠近公會的破屋裏工作着，業主同時又是工人，只有他的兒子們和孫子們幫着忙。這就是好的古代的家庭工場，在那裏，沒有罷工的恐慌和工資的爭執。

世紀已增高了街路的地平線，把維山特師傅的硝皮作變成了黑暗地窖子了。門已被縮短了，幾乎只有一扇窗子那樣的高度。五級階段從路上通到那屋子的潮濕的下一層。在上面，在一個莪特式的圓頂——古伐朗斯的遺跡——旁邊，那些掛在那兒曬的皮，像旗幟地飄動着。這老人不歡喜那些大模大樣地坐在他們的富麗的工廠辦公室裏的時式硝皮匠。當然他們要臉紅了，當吃中飯的時候，他們看見他在他的小路中，曬着太陽，臂和腿都赤露着，顯出他的染成紅色的瘦肢體，帶着那個每天允許他和獸皮打着的強壯的老年的驕傲。

全個伐朗斯那時都預備着慶祝許多最出名的聖人們中的一個聖人的百年紀念。那些硝皮匠們，也正和別的人們一樣，忙着他們的預備。

帶着那高年所授與他的權威，維山特提出了他的意見。照他的意見，硝皮匠們對於自己的習慣是應得忠誠的。他們的一切過去的，安置在小教堂裏的光榮，應該在賽神中顯露出來的。現在就是追念牠們的時候！老師傅的目光，巡視着小教堂，似乎是在撫着那些公會遺澤：和譚子一樣大的，十六世紀的摩爾式的鼓；從戰船的船尾上取下來的雕刻的大木船燈；爲時候所蝕的，繡着金的，紅錦的旗幟。應當把一切都在慶會那一天顯示出來，一切，一直到那硝皮匠們出名的獅子。

那些年青的人們發出狂笑起來。什麼！獅子也要弄出來嗎？——是的，獅子！——在維山特師傅眼中看來，公會忘記了那頭光榮的猛獸是一個恥辱。那些藏在城中文庫裏的古代的浪漫史，慶會的

記載，都說起那頭獅子！……這是一個和聖維山特的并同樣可敬的光榮。我們的老人猜着爲什麼那些青年人要反對。他們恐怕要担負扮獅子之職。他呢，雖然已有七十歲的年紀，他却請求得這個榮譽，况且這榮譽又份內應該歸於他的。他的父親，他的祖父，他的無數的祖先，他們都扮過獅子的。他覺得假如有人和他爭奪這個他的家族的傳統的榮譽，他會有那和那人打起來的力量。

那老師傅帶着那一種的激昂的態度，把那獅子和英雄的硝皮匠們的歷史講出來啊！有一天，步季的蠻夷在迦斯代隆的前面的多萊勃朗迦上了岸，搶劫教堂，並且還把神龕帶了去。這件事是在聖維山特·弗萊爾出世以前不久發生的。那些剛被海盜的侵略所趕開，又知道那生着烏黑的大眼的慘白的少女們，和注定在內室中的女孩子們被姦淫虜掠是一件不可免的不幸事的百姓們，又聽到了這個褻聖的行爲的消息，便喊出那沉痛的長呼

聲來了。

伐朗斯的各教堂都遮滿了黑布了。人們都在路上彷徨着，失望地吼着，責打着自己。那些狗子不知拿聖餅來怎樣弄呢？那沒有防護的可憐的神龕不知變成怎樣了？這時硝皮匠們上場了。神龕不是在步季嗎？好！上步季去罷！他們的議論像那每天慣打着皮的英雄一樣，打起那些上帝的仇敵來也不見得有什麼不便的！他們自己化錢武裝了一隻戰船，全城都學他們的榜樣了。

那名叫大判官的伐朗斯的統治者，也脫去紅袍，從頭到腳的武裝起來。那些元老也離開了他們的金院，披着那和海灣中的魚鱗一樣燦爛的魚鱗甲現身出來。一百個泊路麥的弩手——大判官和聖母的扈從，裝滿了他們的箭筒。拉——艾克才特萊阿四郊的猶太人賣着他們的老舊的鐵器：槍，鏽而缺的劍，鏽了的甲冑……賺得許多的錢。

伐朗斯的那些戰船航出去了，還伴送着許多

海豚魚，牠們在戰船船頭所舉起的浪花中戲弄着。當戰船近來時，那些摩爾人大吃一驚，雖然是些沒有心臟的狗，也懊悔他們的饋神的行爲了！據維山特師傅說，這場戰爭打了好幾天。敵人的援兵不絕地來到，可是那些虔誠而勇敢的伐朗斯人却不絕地結果了他們。當他們開始覺得將那些該死的傢伙劈得乏力的時候，忽然從鄰近的山上，走下一隻獅子來，牠是用後腳站立起來走着的，牠用牠的兩隻前腳，很恭敬地捧着那個在多萊勃朗迦被竊的神龕。牠很有禮地將那個神龕交給一個硝皮匠。當然是一個維山特師傅的祖先：這就是幾世紀以來他家在伐朗斯的迎神賽會中有扮那頭猛獸的榮耀的原故。

那隻獅子隨後搖着牠的鬃毛，吼了一聲，於是東也一爪，西也一口，在一刻之中，把那些壞蛋全都打散了。

那些伐朗斯人重復上了船，像戰利品一樣地



帶着那個神龕。硝皮匠的代表向着那頭獅子致敬禮，很客氣地請牠住到塞拉諾斯的塔邊的公會中去。多謝！那隻野獸是慣於非洲的太陽的，牠是怕變換氣候的……牠便回到大野裏去了。

可是那些硝皮匠們不是忘恩義的人！爲要常常引起他們的在海的那面的生鬚毛的朋友，在伐郎斯的全個樹林中，他們揮着那公會的旗幟；在旗幟後面，在鼓聲中，緊跟着一個維山特師傅的先祖，混身披着皮，戴着一個面具，他就是那頭可敬的獅子的“活像”，在手裏捧着一個木製的神龕。

假如那些無法無天的人們敢詆毀這樁歷史的無稽，維山特師傅就發怒了。這完全是妒忌，是別種行業的壞意識，他們在過去中像這樣的光榮的歷史是一頁都沒有的。確實的證據並非是沒有的，那些證據都在公會的小教堂中，那從戰船尾取下來的船燈，那些摩爾人的大鼓，那光榮的旗幟，和那些維山特的祖先們用來裝扮獅子過的脫了毛的

皮！牠們現在已被遺忘在祭壇後面，在蛛網和塵埃下，然而牠們是和那城中名叫米格萊特（伐郎斯的一個鐘樓名——譯者）的大鐘樓一樣地真實可信。

迎神賽會是在六月的一天下午舉行的。維山特師傅的兒子們，媳婦們，孫子們看着他裝扮起那流着血和汗的獅子來，他們是只要和那染紅的老羊毛一接觸便窒息了：

“爸爸，你在那裏面準要悶死了！”

“祖父，你在那裏面準要溶化了！”

維山特對於這些勸告一句也不聽見，他只正想着他的祖先！他驕傲地搖着那蠹蝕的鬃毛；他試着那使人恐怖的面具，這面具的嘴很有幾分和那頭猛獸的顎骨相像。

這是一個凱旋的下午：路上是擠滿了人了，露台上裝飾着氈子，在露台上面是一串串的，遮住那些後俏的臉兒不放太陽曬下來的小陽傘……地上舖滿了番石榴枝，碧綠而芬芳的地氈，牠們的香味

使肺都張大了。

那些拿旗的人走在前面，他們都長着亂蕨般的鬍子，帶着頭圈，穿着螺紋的祭衣。他們把伐郎斯的旗舉得高高地，在旗子上面附着極大的蝙蝠和大寫的 L.L.，在盾形徽章旁邊是不很小的。隨後各種的扈從，培特倫的牧人，迦達拉納人和馬欲爾格人，在鄉村音樂聲中很快地走着。最後是聖節的紙紮巨人，各行團體的旗幟；不盡的被時間所奪去顏色的紅旗，擎得和房屋的樓那麼高，一張張地連續着過去。

勺力尤！力丫去丫勺力尤！硝皮匠們的鼓來了，發着野蠻的響聲的樂器，很廣大，牠們的重量逼着那些拿着牠們的人們彎着身子走。牠們響着，他們的聲音是嘶嘎的，威嚇的，野蠻的，好像還節奏着那出發去打于哥（Hugo）拿來做他的歐爾拿尼（Hernani）劇本的，沙爾勒，甘的大將，守高爾勃的公爵，阿拉公的東番（Don Juan）的“兄弟會”

的革命的聯隊一樣……**ウウウ!ウウウウウウ!**  
……人們互相擁擠着以便格外看得清楚點，嘴裏喊着，笑着。這是什麼？一頭猴子？……一個野蠻人？……啊啊。過去的信仰心是引人發笑的。那些年青的硝皮匠們，坦露着胸膛，捲起了袖子，在鼓的節奏中，輪流着像江湖賣藝人地熟練地將那張沉重的旗幟托在手掌上，或是用牙齒咬着。

隨他那頭獅上走上來了，踏着威風凜凜的步子，向左面右面致敬禮，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將那木器的神龕像扇子一樣地揮動着，好像一頭知道應當向羣衆致禮的文雅而有教養的野獸一樣。

那些跑來看賽會的鄉下人，張開了他們的驚訝的大眼睛；母親們將他指給她們的孩子們看；那些孩子，嚇怕了，緊攀着她們的項頸，藏過了他們的頭哭起來。

在休息的時候，那頭獅子用牠的後腿推開那大羣的想從牠的蠶蝕的鬃毛上拔幾根毛的頑童。

他時常望着那些露台，又用神龜獻媚地向着那些笑着這個怪物的美麗的少女鞠躬。

羣衆們揮着扇子，想在這炎熱的空氣中涼爽一回兒。那賣冰凍糖水的販子擠在人羣中喊着，你也要買，我也要買，不知給誰纔好。那些拿旗的人和打鼓的人在到處小酌處的門口狂渴着，有時竟走進去了。

可是那頭獅子始終沒有離開牠的職司！牠的顎骨的紙板已經酥軟了。這頭野獸現在懶惰地走着了，將那神龜貼在那遮着牠的肚子的羊毛上，從此以後一點也不想向羣衆致敬了。

那些伴侶走到他身邊，用一種談諧口氣問：

“噲，怎樣了？維山特師傅？”

在他的紙板的假服中，維山特師傅吼着，發着怒。他怎樣了？很好呀！他能在這羊毛之下一點不吃力地跟隨着這賽會，即使牠要神過三天！疲倦？在青年人是很適當的！於是，被驕傲所趨，他重整

起精神來，他再繼續致敬，又搖動着神龕節奏着步子。

行列經過三小時。當那公會的旗幟回到大教堂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勺勺尤！勺勺去勺勺尤！那硝皮匠們的旗幟跟着鼓回到公會會所來了。在路上，番石榴枝已被脚步踏得粉碎了。現在地上已滿鋪着一點點的臘，薔薇的葉子，和金紙片。篆煙的禮拜的香氤氳在空氣中。鼓已經疲倦了……那些強壯的拿旗幟的人們都喘着氣，已不想獻那些賣藝人的本領了。那時那頭疲勞的獅子，踉蹌着，還間或地跳着，——哦！這虛張聲勢的傢伙！——用吼聲去嚇着曳着大羣兒女的鄉下的夫婦們。

回到家裏，維山特師傅便像一包羊毛似地倒在沙發上了。兒子們，媳婦們，孫子們都圍着他，急急忙忙地爲他脫去面具。他們勉強地認出他的臉兒來，他的臉是充滿了血，發着紫，起着一條條的

皺紋，從那裏汗像川水一樣地流下來。

他們試想解脫了那層壓在他身上的羊毛；可是那猛獸却另有要求，牠用一種喘息着的口氣要求着。喝水！他要喝水！熱度使他氣厥了。全家沒法子不承認了，說着是病症……上帝啊！他要喝水，而且要立刻！誰敢抵抗一頭髮怒的獅子呢？

從最近的咖啡店中，他們爲他拿一個藍杯子的牛乳，雞蛋和冰的糖汁的混合物來：一杯真正的伐郎斯的蒙代迦陀（Mantecabo 是一種冰淇淋——譯者）鮮美，像蜜一樣地香！

拿一杯蒙代迦陀給一頭獅子！他一口氣喝完了……這簡直和什麼也沒有喝一樣！重新又渴了！熱度使他受苦：他還在吼着，還要別的涼爽的東西。

他的家裏的人，爲要省錢，便想到那鄰近的小酌處的冰凍糖水了。去罷！給他去拿一滿壺來！維山特拚命地大喝着，也不必人們來脫去那張皮了。

在幾小時內，一個變料的肺炎結果了他了。那張做他一家的“制服”的皮，便變做他的殮衣了。

這伐郎斯最後的獅子便是這樣地死的！



## 蠱婦的女兒

在這三等客車中，旅客差不多都認識瑪麗愛達——孝服的美麗的寡婦；她坐在車門邊，抱着一個嬰兒，躲避着鄰座婦女的注意和談論。

那些年老的村婦，都從那放在膝上的，裝着從伐朗斯買來的貨品的大筐子的柄間，有的帶着好奇的態度，有的帶着憎恨的神色注視着她。男子們，咬着劣質的雪茄，向她狠狠地看着。

全車中都在談論着她，講着她的故事。

自從她丈夫死後，她敢出門來，這還是第一

次。三個月已經過去了。無疑地，她已不更怕她丈夫的弟弟德萊了；(Teulai 作麻雀解，是他的綽號——譯者)他是一個短小的人，在二十五歲時，鄉村中人見了他已害怕了！他是一個好漢，發狂地愛開槍，他生下地來的時候是有錢的，却拋棄了他的土地，去過那行險的生涯，有時因法吏的寬容優游在村莊中，有時當懷恨他的人敢宣布他的罪狀時，他便到山中去。

瑪麗愛達似乎又安閒又滿意。哦，這壞畜生！有如此黑的靈魂，却長得如此的美，而態度又尊嚴得像王后一樣。

那些從來沒有看見她過的人，對於她的美看得出神了。她是樣貞女們，村莊的貴婦們一樣：她有那慘白又像蠟一樣透明的皮膚，時時還渲染上一層嬌紅的顏色；黑色的眼睛，綻裂如杏仁，生着很長的睫毛；頰子很美麗，有兩條橫皺紋，益烘托出她的潔白的膚色的光彩來。她的身材頗長，胸部

豐滿，在黑衣下，只要稍稍一動，起伏不平便顯了出來。

是的，她是非常美麗！……別人便如此來解釋伯拜特，她不幸的丈夫的狂熱。

徒然地，全個家庭都反對這件婚事。他，這樣有錢的人，娶一個窮女人！這真是荒謬的事，況且別人知道她是一個蠱婦的女兒，當然傳受了她母親的可惡的法術！

可是他却一點不肯放棄。伯拜特的母親是憂傷而死的。據鄰婦所說，她與其看見那蠱婦的女兒在家中，還不如死去的好；而且那德萊，雖然他是一個無賴，並不將家聲放在心上，也和他哥哥爭吵起來。他忍受不住有這種下賤的女人來做嫂子，美麗是無疑的；可是她，據那些最可敬的人們親眼的見證，在酒家中肯定的說話，牠預備着毒害的飲料，幫助她的母親從小頑童的尸體中榨取脂肪，去造神祕的膏藥……又在每禮拜六半夜裏，在從煙

窗中飛出之前，用那藥品擦着身體……

伯拜特，他對於一切都付之一笑，終究和瑪麗愛達結了婚：因此她便做了他的葡萄，他的豆子，馬郁爾街的大廈，和伯拜特的母親藏在臥室的錢櫃中的錢的主人了。

他是個傻子！那兩頭母狼已給他喝了些迷藥，“催眠粉”，那些最有經驗的長舌婦咬定說，這藥是因為魔術的關係，永遠地含有極大的能力。

那皺皮的蠱婦，生着一雙小小的不良的眼睛，她一走過村莊的地方，便有許多頑童追逐着用石子拋她；她孤居在郊外自己的小屋中，在小屋前，凡是夜間走過的人，沒有不用手指畫十字架的。伯拜特從這洞裏取出瑪麗愛達來，在他，以為得到了這村莊中最美麗的女子，他是幸福了。

而且怎樣的生活的方式啊！那些善良的婦人用一種諛誹的神色來提起。人們很看得出像這種樣子的結婚是由魔師的技術所安排定的。伯拜特

是難得出門的：他忘記了他的田，他放任他的僕役，他不肯和他的女人離開一刻。從半開着的門中，從常開着的窗間，人門瞥見他們的接吻。他們看見他們跟來跟去，不停地歡笑着和撫愛着，在幸福的沉醉中，將他們的無羈的享樂的景像來干犯衆人。那簡直不是耶教式的生活。這是兩隻在不能撲滅的熱情中的互相追逐的瘋狗。啊！極惡的女無賴！她和她的母親，用她們的藥激變了伯拜特的心臟。

當人們看見他漸漸地瘦下去，漸漸地黃下去，漸漸地小下去，像一支在熔着的大蠟燭一樣的時候，便將這事附會了上去……

村莊中的醫生，只有他一個是嘲笑蠱女，媚藥，俗人的輕信的人，也說叫他們分開：這個，照他的意見，是惟一的藥；可是他們依舊住在一起：他，漸漸地衰弱可憐；她。倒反肥胖起來，美好，嬌麗，傲慢地用他的后姬的態度來輕看那些誹語。他們

有了一個孩子；然而兩個月後，伯拜特慢慢地像殘熄的光一樣地死了，到死還喚着他妻子的名字，還熱情地伸手向她。

這就是引起村莊上妄吠的！這個當然是迷藥的效力了！那老婦深閉在她的小屋中，怕受人的欺侮！那女兒有好幾星期不敢冒險走到街上去；鄰居都聽見她在哀哭。最後，冒着仇視的目光，她好多次，在下午，帶着她的嬰兒到墳上去。

起初，她怕那德萊，她的可怕的叔叔，在他，殺一個人簡直是不能算一回事，而他，對於伯拜特死這事很忿怒，在酒家中聲言要折了那寡婦和那蠱女親家母的頸子！可是人們不再看見他已有一個月了。他許會和那些法外人到山中去了，或者許是有什麼“買賣”引他到本省的別一角落去了。瑪麗愛達最後纔敢走出村莊。到伐朗斯去買貨物去……哦！那位美麗的夫人！她用她可憐的錢來裝得如此尊貴的樣子！或許她希望那些小紳士們，看見了

她那樣可愛的險子，會對她說句話……

那些惡意的低語在客車中低喃着。目光從各方面集中到她身上，可是瑪麗愛達張開了她的高傲的大眼，載滿了別人的輕蔑，重新去望那稻子豆田，滿被灰塵的橄欖樹田，白色的房屋，那些房屋都沿着行車奔去，而天涯却在陷入深厚的金羊毛中的陽光中赤紅如火。

車子在小站中停下了。那些對於瑪麗愛達譏刺最甚的婦人們，都急着下車去，將她們的籃子和她們的蒲包投在她們面前。

那美麗的寡婦，臂間抱着孩子，將貨物籃靠在她強壯的腰邊，慢步走出去。她讓那些懷惡意的長舌婦們走在前面，因為她願意獨自一人，沒有那聽到他們的謗毀的痛苦。

在村落中的狹窄，曲折，又有大的披檐的路上，陽光是很少的。最後幾所屋子是整列在這大路的兩旁。過去就是田野了，在將近黃昏時望去是青

青的，再遠一點，在塵土迷漫的道路上，那些頭上包布的婦人們，像螞蟻一般地，一連串地走着，回到那最近的村莊去；這村莊中有一個鐘樓豎起，在一座小山後面，牠的塗漆的瓦頂，在太陽最後的回光中照耀着。

瑪麗愛達是勇敢的：然而她感到一種突然的慮念，當她看見只有她一個人在路上的時候。路程是很長；在她到家前，夜色將很深了。

在一家門上，一枝積滿塵埃又枯乾的橄欖枝在搖曳着，這就是客店的招牌。在那下面，站着個短小的人，轉身向着村莊，依身在柱基上，手叉在腰間。

瑪麗愛達看了他幾眼……假如她，當他一回轉頭來時，認出他是她的叔子，那麼是多麼的驚惶啊，我的上帝！可是她確知道他是在遠方，她便繼續走她的路，戲喚起這狹路相逢的殘忍的意念，因為她以為這種相逢是不可能的！然而，只要一想起



那個站在旅店門口的人或許就是德萊的時候，她便戰慄了。她垂着眼睛在他面前走過。

“晚安，瑪麗愛達。”

正就是他……在實現的面前，這寡婦起初還沒有感到方纔的那種憂慮；她不能再疑惑了！這正是德萊，這露着奸惡的微笑的強徒；他用着比他的言語更使人担心的目光注視着她。

她低聲回答“有禮”。她，如此頤長，如此壯健，也覺得她的腿軟了，她甚至要鼓起氣力來，不使她的孩子墜下地去。

德萊陰險地微笑着。沒有驚怕的必要。他們不是親戚嗎？他遇見她很快活；他曾伴她到村莊去，而在路上，他們會談論着些事情。

“向前走！向前走！”這短小的人這樣說。

她跟隨着他，像綿羊一樣地柔順。這真是一個奇異的反常：這長大，壯健，筋肉堅實的女子，似乎是被德萊所曳着；而他只是一個羸弱矮小的人，可

憐又虛弱，只有那發着奇光的銳利的目光表現出他的性格來。可是瑪麗愛達却知道他所能爲之事。強壯又勇武的男子都被這隻兇惡的野獸所屈服。

在村落最後的一所屋前，有一個老婦人在門前，在一邊掃地一邊低唱着。

“好婦人！好婦人！”德萊喊着。

那婦人跑過來，把掃帚丟在那里。瑪麗愛達的叔子在四周數里內是太出名了：不立刻順從他，他是有對付的。

他從寡婦那里將孩子奪下，而且，看也不看他一看，似乎是避免那他所不屑的慈悲心似的，將孩子遞給那老婦人，叫她小心照顧……這不過是半小時的公幹！他們一做完了那樁事，立刻就會來找他的。

瑪麗愛達大聲嗚咽着，撲到小孩那邊去抱他；可是他的叔子粗暴地拉她過來：

“向前走！向前走！”

天色已很遲了。在這四周圍的人們恐懼的小惡人的恐怖之下，她繼續向前走着，也沒有孩子；也沒有筐子；而那老婦人，做了個十字架記號，急急地回家去了。

在白色的路上，那些四隣村的婦人們，正如游移的細點，使人難以辨別出來。灰色的落下來的暮靄，伸展在田野的上面，樹林帶着陰悽的天青色，而且，在上面，在紫色的天上，閃爍着幾顆星。

他們沉默地走着有幾分鐘；最後那寡婦，用一種決意的剛強——這是恐懼的作用——停了步……他在那里可以同在別地方一樣地發表意見的。瑪麗愛達的腿戰慄着，她格格地說着，不敢舉起眼來，這樣可以不看見他的叔子。

遠遠地，車輪譁譁之聲響着；那由回聲所延長的聲音漫野地呼喚着，破了這黃昏的沉寂。

瑪麗愛達含愛地看着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他們兩個。

德萊，老是帶着那惡意的微笑，慢慢地說着……他要對她說的，就是叫她做禱告；假如她怕，她可以用圍裙遮住她的臉。這害死像他那種的人的哥哥的女人是不能免罪的。

瑪麗愛達向後一退，帶着那在大危險中驚醒的人的恐怖的表情。她的被恐懼所弄昏的想像，在到那地方之前，已經想到那些最劣的橫暴，可怕的棒擊，她的鱗傷的身體，她的被拔的頭髮；可是……蒙着臉做禱告而就死！而且這些可怕的事說得如此乾脆！

用一大陣的話，戰慄着，求懇着，她試想說輕了德萊。這些完全是謊話。她是全心愛他可憐的哥哥的靈魂；她永遠地愛着他。他所以會死，就因為他不肯聽她的話；而她，她沒有做出冷淡的樣子和避免一個如此熱情的人的接吻的勇氣。

那好漢聽着她，漸漸地調節着他的微笑，至于變作鬼臉：

“閉嘴，蠱婦的女兒！”

她和她的母親將那可憐的伯拜特弄死。人人都知道這事；她使他喝了毒藥，傷了他的命……而且假如他現在聽了她的話，她也能使他着魔。偏不如此！他不會中計的，像他那傻瓜哥哥一樣！

而且，要證實他的只愛血的豺狼的狠心，他使用他那一雙露骨的手，抓住瑪麗愛達的頭，舉她起來細看，一些沒有情感地默看着她的慘白的雙頰，她的黝黑而有神的眼睛，那雙從淚水中灑着的眼睛。

“蠱女……毒人的！”

看過去是弱小的，他却一推就推倒這壯健的女人，這身體長大而結實的女人；使她跪在地上，又退身在他腰邊尋找“傢伙”。

瑪麗愛達是沒有命了。路上一個人都沒有！遠遠地老是那同樣的呼聲，同樣的車輪鑼鑼聲！青蛙在鄰近的澤中鳴着；蟋蟀在高隄上高叫着；一隻狗

在村莊的最後幾所屋子邊淒慘地號着。田野消隱在夜靄中。

看看只有自己一人，斷定去死已不久，她的一切的傲慢都消滅了。她自己覺得衰弱下去，正如當她小時母親打她的時候一樣：她便啼哭了。

“殺了我罷！”她呻吟着說，將她的包着頭的黑布蒙在臉上。

德萊走到她身邊，若無所事地，手中拿着一支手鎗。他還聽到在黑布後她嫂子的聲音，小女兒的啼哭聲，在求他快快了事，求不要使她痛苦；在這些求懇中還挾着那很快地背着的斷斷續續的祈禱。鎮定地，他用他的槍彈在黑布上找了一個點子，便連續地開了兩槍。

在火藥的煙火中，他看見瑪麗愛達又站了起來，好像被一種彈力所牽動一樣地，隨後又倒下去，腿牽動着……

老是鎮定着，擺出那不怕天不怕地，逢着不好

的時候會避到山上去的人的樣子，德萊回到鄰近的村落，去找他的姪兒。當他從驚惶的老婦的懷中取得了孩子的時候，他要哭了：

“我可憐的孩子！”他吻着他說。

他的良心已滿足了，他的靈魂中盈溢着歡樂；他很自信已爲孩子做了一樁大事！





## 牆

每次那些拉包沙老丈的孫子們和寡婦迦斯保拉的兒子們在菜地的小徑上，或是在剛巴納爾的路上相遇的時候，人家都評論着那個變故。他們互相憎視……他們互相用目光侮辱！……這是沒有好結果的，而且當人們正不大想到那發生的不幸事件的日子，在村莊中便會又發生一件新的不幸事了。

那市尹，以及那些耍人，都勸着這兩家仇家的青年人息爭，而那位教士，一個好上帝的聖人，從

這一家跑到那一家，勸他們忘記了從前的侮辱。

三十年來，拉包沙家和迦斯保拉家的仇恨把剛巴納爾都弄顛倒了。差不多在伐朗斯的城門邊，在這含笑的，似乎在河邊從牠的尖頂的鐘樓的圓窗默看着大城的小村中，這些野蠻人，帶着一種完全是非洲人的惡感，不停地翻新着那爭鬥和那種分開中世紀意大利大家族的歷史的暴力。在從前，他們兩家是很好的朋友。他們的房子，雖則門是開在兩條街上的，却毗連着，只隔着一座分開兩家的廚房天井的牆。有一天夜裏，為了一個灌溉的問題，迦斯保拉家的一個人，被拉包沙的一個兒子開了一槍，挺在菜園里死了；他的兄弟，不肯讓別人說他家裏已沒有男子了，在守候了一個月後，他終究在那個凶手的眉間打進了一粒子彈去。從此以後，這兩家的人只爲了要弄死別人而生存着了，他們只想着還他們的隣人不小心的時候打下，忘記了種他們的地。當路的開槍，爆裂聲，和淒戚的微

光，在晚上沿着灌溉的水道，在大叢的蘆葦後面或是在高隄的蔭裏，在可恨的仇家從田間回來的時候；有時是一個拉包沙家的人，有時是一個迦斯保拉人，在皮膚裏帶着一盎斯的鉛，出發到墓地去！要消滅是遠得很啊，不如說那復仇的渴從新的後代中激發起來罷；你可以說，一從母親的肚子裏出來，那兩家的孩子就都會伸手向着槍要去打他們的仇家。

在三十年的戰鬥以後，迦斯保拉家只剩了一個寡婦和三個兒子，三個筋肉發達的孩子，像塔一樣地堅實。在另外一家裏，只有那個拉包沙老丈，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子，不動地坐在他的圈椅上，兩隻腿已死了；這是個復仇的起皺紋的偶像，在這偶像面前，兩個孫子立誓擁護他們的家聲。

可是時候是變了。現在他們要在出了大彌撒後，在白場上相打起來是不可能的了。憲兵瞰住了他們；隣居們看守着他們，而且，只要他們中的一

個趕上前幾分鐘到小路中或是到路角，他便立刻會看見自己被一些人圍繞繞着，勸着他不要動手。被這漸漸的變作囉唆的，又像一個一個不可穿度的阻攔似地隔在他們間的防範所弄倦了，迦斯保拉家和拉包沙家臨了不互相你找着我，我找着你了，甚至有時他們偶然相遇到，也互相避開了。

因為要相避相隔絕的原故，他們便覺得那分開他們的廚房天井的牆太低了。那兩家的雞，飛到木堆上，在積在牆上的葡萄蔓或荆棘的束子的頂上結為兄弟；兩家人家的婦女們都在窗口互相做着蔑視的手勢。這簡直是忍不住的；這也是種生活在家庭中的方法。聽了母親的話，迦斯保拉家的兒子們把牆增高了一米突。他們的鄰居立刻表顯出他們的蔑視來，立刻也用石頭用石灰把牆增高了幾尺。因此，在這種反覆多次的緘默的仇恨的表顯中，牆便不停地高昇起來了……窗子已看不見了，就是屋頂也遮掩住了……那些可憐的家禽，在那

將牠們的天隱住了一部份的高牆的淒滅的幽暗中  
戰慄着，牠們的憂愁而窒息的喔喔聲響着，度過這  
似乎充滿着犧牲者的白骨和赤血的仇恨的紀念物  
……



有一天下午，村莊上的鐘報告着火警。拉包沙  
老丈的屋子起火了。他的孫子們都在地園裏；他們  
中的一個妻子是去洗衣服去了。從門縫和窗隙間，  
透出一道着火的乾草的濃煙來。那祖父，可憐的拉  
包沙，是不動地坐在他的圈椅上，在這放縱的地獄  
中。他的孫女拔着自己的頭髮，爲了這場災禍都是  
她的不小心的原故；人們在街上來來往往地奔走  
着，都被這火災的猛烈所吃驚着。有幾個比較胆大  
些的人，上去把門開了，可是在那挾着一直散佈到  
街上的火星的黑煙的旋渦前，只得退了轉來。

“我的祖父！我的可憐的祖父！”那拉包沙的孫  
女喊着，徒然地看來看去想找一個救星

那些吃驚的旁觀者們，都驚得目瞪口呆了，好像看見那鐘樓向着他們前進似地。三個強壯的孩子沖到着火的屋子裏去了。那就是迦斯保拉家的人。他們互相遞了一個眼色，於是，一句話也不談地，像壁虎一樣地奔到那浩大的炭火中。當羣衆看見他們，他們又現身出來，像迎神賽會地將那坐在圈椅中的拉包沙老丈高高地抬了出來的時候，便喝起他們的采來。他們把老人放下了，簡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立刻又重新沖到猛火中去了。

“不要去！不要去！”人們喊着。

可是他們呢，他們微笑着，老是前進着。他們將把他們能力所及的都救了出來。假如拉包沙老丈的孫子們在那兒，他們，迦斯保拉家的人，是不會來的。可是這是爲了一個可憐的老人的關係，他們，有勇氣的人，是應當來搭救他的。現在是輪到救出家具了。人們看見他們沒到煙裏去，又在火星的雨下，像魔鬼一樣地活動着。

不久羣衆看見那兩個哥哥將那個弟弟抱在臂間從屋中穿出來，便大喊起來。一塊厚木板掉了下來，將他的腿打折了。

“快，拿張椅子來！”

那些羣衆們，在匆忙之中將那老拉包沙從圈椅中拉了下來，給那受傷的人坐。

那個頭髮都焦了，臉也被煙燻黑了的少年微笑着，掩住了那他的嘴唇所忍不住的劇痛。忽然間，他覺得他的手被一雙老人的戰顫而粗糙的手所握住了。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拉包沙老丈的聲音哀呼着，他一直挨到他身旁了。

而且還不等那受傷的人擺脫了他，那中風的人，用他的沒有牙齒的嘴，找着那他所握住的手，吻了牠許多時候，還流上了許多的眼淚。



全所屋子都燒了。當泥水匠已被叫了來另造

---

一所屋子的時候，拉包沙的孫子却偏不先開始出清那堆滿着烏黑瓦礫土地。在一切之前，他們須得要做一件更緊急的工作：應該打倒那座該死的牆！手裏握着鶴嘴鋤，他們親自來動手開工……



## 夏娃底四個兒子

在名喚 Nacional 那個阿根廷大農場上，小麥已經快收割完了。從外邊聚集攏來幫忙的人不能住在場上的正屋裏，這些屋子永遠是平時在看守村屋的僕人們住着的。冬天關牲口的地方，貯藏首着花的地方，現在都改做了割麥人底宿舍。雖然這麼臨時地安插了他們，但是廠房裏還擠滿了人，因此他們都甯願睡在露天裏，用布袋來當枕頭；這種布袋裏面包含他們所有的東西，並且無論他們飄流到那兒，總是跟着走的。

歐洲各國都有人來。有幾個是醫不好的遊民，因為渴望着冒險，便趕到這個阿根廷林場上來暫住幾個星期，預備將來再繼續着不安定的生活，流浪到好望角或是澳洲去。有幾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頭腦簡單的農民，聽說這兒做一天工可以賺六塊或八塊錢（在他們故鄉却只賺得到一百分），便也跨過了大西洋，來到了這兒；可是大部分的收割人却都是屬於“時燕”階級的（這是本地的地主替他們取的名字）——這些可憐的人鳥，在每年第一次的雪蓋上了他們故鄉底地土的時候，便要離去歐洲的海岸，飛過了汪洋，到這南半球底溫帶上來。他們整個夏季，整個秋季地做着工？等到風霜開始鞭打着大地的時候，他們便害怕着快來到的冬天，都回到了自己家鄉，那兒這時候正洩漏了一絲兒春意。他們每年要回去，像牲口一樣地裝在齷齪的輪船底前面一部份。他們做着工，省着錢，時時在掛念着遠方；他們溜過了阿根廷共和國底

地土，好像並沒有留着一個脚印，也不想種一個根在那兒。收穫結束了的時候，他們都將勞力所得的東西放在腰帶裏；拿了回去，並且都預備第二年再來。

晚餐的時間對於 Nacional 場上的刈麥者要算是一天裏最好的時間了。他們都因為同種底關係，或是同事底關係，一堆堆地聚集了攏來。他們在露天下吃着，環坐在出煙的鍋子底四周，將食物盛到他們底盆子裏去。雖然夜裏是很熱的，他們還點起了火，坐在旁邊，這樣想靠火焰和煙氣底力量，避免了凶惡的蚊子。

有幾個天生有統治材能的刈麥人，便做了伴侶們底領袖。在這些人羣中（這些爲了每天的口量和得到較大的好處的野心，從大地底各處齊集到這南美洲底一個遼遠的角落裏來的人羣），各種社會的選擇，各種在結成團集的時候所特有的社會的估價，都在短期間經過了。……那些有特殊的天

才可以超出同伴們的天生的領袖便很快地昇上去了；有些靠着勇敢，有些靠着辯才，還有少數幾個靠着伶俐，還有些靠着經驗。

斯特拉迫老丈，一個瘦小的，多骨的老人，雖然有了年紀却還很強壯，是西班牙工人們中的一個神明。他底關於人生的知識，他底謹慎的箴言，他底和阿根廷共和國的熟悉（因為他是每年來做工的），使他得到了相當的名譽。他是他底同鄉之中，尤其是新來的人們中的一個長老，他底有特權的地位使他可以在吃飯的時候離鍋子遠近最適宜的地位，可以在最適意的地方睡覺，工作的時候還可以自己偷偷懶，却分給他底熱烈的崇拜者去做。

有一天傍晚他坐在地上，看着他底空盆子，抽着一枝不易燃燒的緊雪茄。在他半袒着的短衫裏可以看見他胸前生滿了灰色的毛。在他身邊有二十五個以上的西班牙刈麥人，圍成了一個半圓，他們褐色的臉上照耀着正在熄下去的火焰。在紫色

的天庭裏有幾顆星兒開始照耀着。灰色的，模糊的原野伸長在不固定的煙靄裏。有幾處已經割過了，從牠那新創疤裏吐出在白天積貯在胸前的熱氣來；有幾處還有着波動的麥浪，在第一陣晚風中輕輕地搖蕩。人們在他們底地位上，看見在地平線上的赤熾的夕照裏，那些農事上的器械，都像是在神祕的深夜出來的怪物。曳引物和打穀的器具在降下來的黑幕裏改換了輪廓，似乎都變成了在先史時代這地方住着的鉅大的野獸。

“一個人要掙每天的麵包，要做怎樣的苦工，孩子們！”斯特拉迫老丈說，呻吟着他骨節裏的痛苦。

嘆息了一回之後，他又在這沈默之中對他底鄉人們繼續說着。所有的眼睛都注定在他身上。他底同國的人都在等着一個有趣的故事，或是一個滑稽的軼事那一類東西，可以使他們發笑，可以使他們奇怪得伸長了項頸，一直到上床的時候。但是

今晚那老人似乎很憂愁，似乎只想嘆氣而不想使他底同伴們歡喜。

“總永遠是這樣的了，”他繼續着說：“這是無法補救的。我們總是有富足和貧苦的分別，生來應當替別人服務的人們，總得安於他們底運命。這是我底祖母常說的話，她也是同樣的一個女人！這些事情，夏娃的應當受非難的。我們這些一生一世奴隸般地替人做苦工的人們應當感謝那第一個婦人。但是……可有什麼婦人們不應當去非難是事情嗎？”

後來，他那一天感覺到的要想訴苦的願望使他說起一個西班牙人來，這個人是那天早晨被人帶到四十哩外的村莊上來醫治的。他底一隻手臂已經被打禾機底輪齒軋斷了。這一隻手臂應當要截去。這可憐人是殘廢的了，將要永遠地受着艱苦了。

說起了這一件事，又增加了斯特拉迫老丈底

聽者臉上的不安。但是那個長老，好像很替這位說起的可憐人抱憾，又急急地說着。

“他又是一個我們祖母底不公平底犧牲者。我們底事情弄遭了，應當由夏娃來負責。”

當他看見他底同伴們（尤其是那些新和他認識的）都顯着好奇的樣子想要知道爲什麼他們底不幸應當歸罪於夏娃的時候，斯特拉迫老丈便用一種有趣的話，說起第一個婦人對於第一個男子所玩的把戲來。

在這兒應當說，斯特拉迫老丈也有他底才能。他在故鄉的時候曾經就過好多種職業，看過好多報紙，在幾個政治的會集裏服役過，也參加過某種選舉，在選舉的時候他也會到他自己村莊底各處去演說過。

這事情是很古了。這事情是在亞當和夏娃被迫離去樂園，并且判定要靠他們額上的汗水來掙麵包之後不久就發生的。

亞當應得多麼辛苦地工作呀！

亞當要做一個家庭裏掙麵包吃的人，他不得不臨時備辦了種種東西：斯特拉迫老丈便一件一件地說出了那些名目來。他應當立刻做成一個泥水匠，一個木匠，一個鎖匠，這樣才可以替夏娃和幾個孩子們造屋子。後來他又得養幾隻野獸來減輕他自己底工作，並且要預備更多的食品。他駕着馬，又駕着牛；他使母牛馴伏在牲口欄裏讓他擠乳，又使鷄和豬與人們住在一起，這樣人們在要吃牠們底肉的時候，就可以殺死牠們。

“除此之外，孩子們，”老年的刈麥人繼續說，在種植之前，他須得開出一塊處女地來，砍下了大樹，這些工作都要用他自己發明的木器和石器來做。你們一定要記得都巴爾該隱，世界上第一個鐵匠，那時候還在他母親懷裏吃奶呢。”

人們並不是單靠麵包而生活的，優美的東西可以使生活更有趣一點，因此，亞當非常注意他底



菓樹園，那兒正長着最初的菓樹，而對於那些真可以養身的正經東西却比較地忽略了。那兒有發喃喃聲的無花菓樹，牠底支幹似乎包在一張象皮裏，在有陽光的早晨，牠底果實從密密的葉子裏一直滾到地下，一粒粒地漲成了一片紅色。有橘樹，含着戀情底芬芳，和包在金球裏的密甜的圓殼；有桃樹，有香蕉樹，有爬遍了地面，吸收着，集中着地土底甜美的甜瓜。

有時候亞當想起那使他墮落的樂園裏的苹果樹，想起那繞在樹身上的，會引起呆笨的願望的蚊。於是他會望望他底菓樹園，聳聳他底肩膀。人底進步得很慢的工作，在他看來是比自然底突然的創造還好，並且還少一點危險。

“他是驕傲着他底工作的，”那老年的刈麥人接着說，“但是這當然使他困苦。要是你看見他爲要手創一切而辛苦得消瘦下去，只剩了皮和骨頭，那麼你一定會可憐他。他似乎已老了一兩個世紀。

了。夏娃或許竟會被人當作是他底女兒，或是孫女。”

斯特拉迫老丈對於這些事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曾走過許多的近代國家，常有機會看見一個丈夫多麼困苦地工作着，一點也沒有閒暇，拚命地想賺錢，而他底妻子却只在家裏看看書，彈彈比牙琴，接見些客人。結果怎樣呢？妻子都年青得好像是她們丈夫底女兒，而丈夫通常總很早地死去了。

“我真不知道這兩個人那一個先死，”斯特拉迫老丈繼續說下去，“但是我可以打賭，一定是亞當先死的，夏娃却成爲一個有錢的寡婦，得到了一切產業底管理權，還活了好多年，並且受着孩子們的敬愛。”

可憐的亞當！有時候他不能工作了，不得不坐在門邊休息。他彎身在鋤頭上已經有一整天了，或者已經化了好多個小時，在馴養野馬，在克制凶牛。他同時也覺得需要想念幾分鐘他底夏娃了；有

些人是崇拜着待他們不好的人的，是愛慕着使他們受了很大的損失的東西的，這種人往往像亞當一樣。……那一個婦人會使他損失了樂園！

她還是很美麗；雖然她每年生孩子；有時候還生雙胎兒。他們要住滿了全地球。當亞當生在門邊，開始拭着額上的汗，預備享受一點休息底快樂，滿心是熱愛地望着他底內助的時候，夏娃底尊貴的聲音會打斷了他短短的歡喜。

“亞當，現在你沒有事情了，放好這桌子吧！”

有時候夏娃還要發脾氣。

“亞當，洗盆子。我辛苦得要死，你却只坐在這兒扣扣指頭，羞不羞？”

然而有時候說話是很甜蜜。好像是愛撫般的。

“聽呀，親愛的亞當；你可願意將孩子放在車兒裏帶出去透透氣？——那最後一個，七十二號。親愛的，我一個人管不得他們。”

於是那不知疲倦的工作者，那全世界底創造

者，還得去放桌子，洗盆子，將新生的孩子放在他所發明的坐車裏到外面去。

夏娃也做工。你想想，每天早晨要替幾打的孩子們拭鼻子，又要帶他們到鄰近溝裏去洗浴，又要將他們排在太陽光裏曬乾來，又要在吃早飯的時候禁止他們打架：

另外有幾種煩惱更使他底生活痛苦。當她被逐出樂園的時候，她第一次感覺到了羞辱底苦楚。她已不像從前沒有聽那惡意的蛟的話那時候一樣地以為她底絲髮已儘量遮蔽她底裸體了。當她發現自己已經被投入塵世，只是一個普通的婦女，已經被剝奪在樂園裏做女王的威權的時候，她不得不集起枯葉子來替自己急急地做起了一件衣服，這可以禦寒，又可以使她很雅緻地走到天使們眼前去。

但是永遠穿着這一件舊衣服，她可竟和那些從生到死只露着同樣的皮膚，同樣的羽毛，同樣的

貝殼的下等動物沒有什麼分別嗎？她是一個有理性的生物，能夠想出進步的變化來，因此，她應得改良她身體上的裝飾。

一種想起提起人類底尊嚴來的願望搖動着她，那第一個婦人便動手每天做一件新衣服。呀，這一種決意並不是虛榮和愚笨的願望所指示出來的；從前有幾個壞脾氣的哲學家說的話很不對：並不要討男子底好，也不是想使同性的朋友看見了嫉忌得發起怒來。

於是夏娃爲了她身體上的裝飾，收集着自然界種種的東西，野獸底皮，植物底纖微，樹木底皮，鳥兒底毛羽，彩石，閃光石（這些都是在她那冷落的時代地面上爆出來的），都拿來做衣服。計劃新服裝的工作是如此地重要，夏娃想造成各種有趣的變化的願望是如此地熱烈，以致在亞當底田場上的生活是完全地改變了。

夏娃底孩子們會幾小時不看見母親，有時候

竟幾天。小的幾個快樂地在地下打滾，大的幾個却老是在相打，或是連合攏來欺侮小兄弟。有時全族的人會聯盟起來劫掠伙食房，並且在幾小時之內將他們父親積貯了幾星期的東西都吃完了。

“媽媽！媽媽！”從屋子裏傳出這小孩子的和唱聲來，似乎在求人幫助。

“靜一點，地獄裏的小鬼，讓我安靜點吧。屋子裏簡直一刻兒也不得安靜！”

這樣發怒地將他們喊靜了之後，夏娃便繼續默想着：

“讓我看；這樣可好，用豹皮做衣裳，鸚鵡毛做領圈，用薔薇和猿皮滾邊的枳樹皮做帽子？”

她底默想不斷地創造出她身上的新裝飾來。貞淑底感覺和想顯出自己底美來的願望在她身上爭鬥。每次她決定想做一件到膝邊的短衣的時候，她便會想到袖子要抱到手肘邊，項圈要高得要碰到了耳朵。假使，在她大胆地賣弄風騷的時候，她

做了一件沒袖子的，領子很低的晚服，她便立刻想在內衣底長度上補償她底道德，這應得要長到脚尖邊，並且會像秋天底枯葉一樣地沙拉沙拉地掃着地。

而亞當却幾乎是裸體的，這麼才像一個爲妻子做工的，要維持一家的男子，他底外袍只是幾張羊皮，並且破得須要重修補了；但是他底妻子却永遠沒有工夫替他補。

雖然這樣，他對於夏娃底千變萬化的服裝，總是很贊慕的。有一天，她會將頭髮染成了火血色走出來；第二天她却變成了一個和黎明一樣光輝的美人，或是一個生着烏黑的鬚髮的梭色女子。有幾個下午，她會穿着一件極寬的衣服（從腰部起幾乎成了圓球形，並且闊得走過門都很不便利，）來看他。因爲要時髦須得有突然的絕不相同的變更，第二天夏娃便會換了一件衣服，如此地狹，如此地緊，她穿着竟像一把放在刀鞘裏的刀一樣，幾乎動

也不能動，只能像麻雀一般地跳。

有時候夏娃變成了灰色的，好像剛有過一陣可怕的情感，後來便又鮮豔起來，兩頰紅得像落日一樣。

雖然亞當繼續從夏娃那兒接受着脾氣不好的吩咐，要在田場上的工作之外做許多家裏的工作，可是他還很快樂；他自以為每二十四小時在討一個新的妻子。可是夏娃却很煩惱。她幾乎煩惱得要死了！穿過這許多衣服有什麼好處？她固然也知道她是大眾底崇慕底目的物。虛榮使她懂得了各種動物和各種東西底語言，這些都是以前人們所不懂得。每次她離家出去的時候，林子似乎被女性的好奇擾得生動起來；鳥兒不飛了；四足獸停止了粗魯的行程；魚兒從水面上鑽出頭來。

“讓我們來看她今天發明出來和我們競爭的東西，”鸚鵡和猴子會傲慢地在樹頂上叫了起來。

“很好，我底女兒！”象緩緩地搖着鼻子，牛粗



魯地擺着頭，似乎在表示贊同。

“來看夏娃最新的創造；”幾千隻鳥兒在樹葉裏啾啾着。

自然界底歡迎起初很使我們底第一個母親驕傲，後來却只使她煩擾了。一些鳥合之衆底讚美。她希望要更好一點的東西。她要更高一點的生物底贊同；她底同位者底贊同。她想要對她同種的人去獻媚。唉！能夠讚美她底創造和玩味她底優越的人是只有她丈夫一個！丈夫是值得注意的可敬的生物；但是，倘若婦人只能得被丈夫讚美的尊貴，那個可不是和一位詩人只能將詩句讀給家人聽一樣地可笑嗎？呀，婦人是一個藝術家，她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地需要許多人羣可以引起崇拜和願望，雖然她可以不使他們滿意。

因為那個時候在世界上除了沒有什麼趣的丈夫之外，簡直沒有一個男子，夏娃便想起了那些天使，他們是在天上的，從前她在樂園裏的時候曾經

來看訪她過。

“但上帝是一個王，”斯特拉迫老丈說到這解釋着，“圍繞着他的那些神人都在想做一個完美的朝臣，接受他底感覺和熱情甚至比他自己還厲害。自從天主對夏娃和她底丈夫發了怒，將他們趕出樂園之後，那些天上的居民立刻就和她與亞當斷絕了關係，不願意再來和他們交談了。”

有幾次，當夏娃在一個清朗的，晶瑩的小湖面上望着自己底影子，默想着的時候，她會聽見頭上有翼翅底啓聲。這是一個天使。夏娃知道他底名字；並且很清楚地記得他是和她相識的，從前在樂園裏下午常來看她的。但是她無論怎樣地咳嗽着，哼着，做出種種態度來想要引起他底注意，那空中的旅行者總不願意和她招呼，却只拍着翼翅，加足速率地飛去了。

“要是不能有人來探訪，却只能在好的社會之外生活着，那麼一個女子很美麗，穿得很好又有什

麼用呢！”她常這麼的悲嘆着。

發怒起來，她會將剛做好的衣裳立刻就撕破；於是她使絕望地號着。她要想挽救自己底不幸，只能和可憐的亞當去吵鬧，咒罵着說樂園底失去是要他負責的。

“你，是的，這是你底過錯。”她怒着“使我失去了樂園和最好的朋友的是你。和那條蛇一同決定這得罪上帝的計劃的是你。”

“只希望你多留心一點我們底孩子，”亞當也敢這麼說，“却少注意一點你自己底衣服……”

聽見了丈夫底這些蠢話：夏娃底忿怒使她說出很有詩意的話來。

“你這可憐的，可憐的呆子；”她回答，“我怎樣才能使你懂得呢？看看這風。牠沒有夏娃那麼有趣；牠缺少一個身體；但牠還是包在一件灰色底外套裏移動着的，當牠走過街道的時候；或是穿着一件死葉底衣裳，當牠走過樹林的時候！”

一個天使會偶然地飛在田邊，像一隻失去的鴿子。一個想暫時避開天上的和樂的逃亡者，他大胆地到了下界，希望等一會回去告訴天主一切他所看見的事情，報告人類在第一次犯罪之後在幹些什麼，這樣上帝或許會恕了他底逃亡。夏娃生着婦人底奇性的眼睛，不久就看見了那個天使底頭正躲在濃密的樹葉裏偵視着她。

“我底孩子；……”她會對上面喊着，優美地微笑着；“你可是從天上來的？天主近來好？”

那仙童知道是被發現了，便走近來跳到了第一個婦人底裙邊。

天主依然和平時一樣；不變的，光榮的。

“你看見他的時候，”夏娃討好地說，“告訴他說，我很懊悔我底不聽命。……我在樂園裏的時候呀！在下午可以接到多少賓客！這是多有趣。那天上的食物啊！”

這又是一種悔恨——那天上的食物。她真失

去得和失去朋友一般地多。亞當無論怎樣總想不出適當的代替品來；他造出了穀餅，還做進了新發現的蜜蜂底蜜；他試着葡萄，在還沒有酒的時候發明了乾葡萄，并且用來做成了糕。這些東西都不能使他底妻子忘記了她從天上定來要在樂園裏款待賓客的珍品。

“還得告訴他，”她繼續教着那個天使說，“我們要做許多工，要受更多的苦。告訴他，我們想要見見他，只要一次，讓我們可以來謝罪，并且讓他可以知道我們底煩惱。我底丈夫和我想要確實地知道他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惡意。”

“我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那有翼翅的孩子回答，於是那天使便拍着兩次翼翅，便——霍地在雲堆裏不見了。

這種消息時常傳過去，可是夏娃却永沒有得到答覆。通常天使總不會再回到人間來了，每次亞當底妻總是看見別一個天空裏的飛行者底面貌。

“我知道你是誰，我底小東西，”夏娃會訓誨地說。“你上星期是到這兒來過的。你可將我底消息傳給天主？他對於我底請願怎樣回答？”

天使們常是一聲也不響，或者模糊地說了些沒有意思的話，好像是那些懂得對於一個婦人是不應當說不有趣的話的，有教育的孩子一樣。

“但是他總有幾句話的，”可憐的夏娃會固執地問。“呀，現在說吧。”

有一次她遇到了一個最胆大的天使，一個生着狡滑的臉的小東西，他回答她：

“是的，媽；他確實說幾句話的。我將你底消息帶給他的時候，天主回答道：“這一對混蛋還活着嗎？””

夏娃以為這是一句孩子底戲語。天主不會這麼說的。要是他依舊不顯示出來，那麼，這一定是爲了他在忙着要統治他底年限的疆土，簡直一點閒空也沒有的原故。

有一天早晨他對於神聖的慈悲的信仰是得到酬報了。有一個小天使在一朵雲。一朵雲地跳下來，提高了聲音喊着夏娃底名字。

“聽呀，婦人，”他輕輕地說，“要是今天下午不下雨，上帝會來看你的。他已經多時不看見地球了！昨夜他對米凱爾大天使說：“我不知道那一對流氓現在怎樣了。我要想再看看他們。”

夏娃爲這個宣告所高壓着，雖然她自己曾經熱烈地希望過的。她對亞當喊着，他正在鄰近田場上和平時一樣曲着身體在工作，聽到了便跑了過來。

“在田場起了一種興奮的事情，孩子們！”斯特拉迫老丈說。“這正像我們西班牙村莊裏的一個聖節的前夜一樣，那時婦人們都開始收拾着屋子，預備着第二天底好菜，亞當底妻掃着廳堂，廚房，臥室底地板。於是她又在床上加了毯子，用肥皂和沙泥擦好了椅子。其次她又注意到家用的衣服，當她

發現她丈夫底羊皮衣是不能見人面的時候，她便在幾分鐘之內替他做了一件枯葉底衣服。對於一個男子，這已經儘夠了。

其餘的時間，夏娃却專心在她自己底裝束上。她看着那幾百件她計劃出來的，貯藏着的衣服，簡直沒有辦法了。

她癡癡地對着一件縫得很好的，不露出她身體上的一條線的黑長袍望了一回。她即刻想起那些來看她的人一定是男子，她應得要嚴肅地去迎接他們。當她正選中了一件又很胆大，同時又很謹慎的衣服的時候，一陣呼喊聲底風波突然在她耳邊大作起來了。她底許多兒郎們擾動了起來；他們還不到一百個人，但是已經把全世界鬧得不安了。夏娃仔細地看着她底孩子們，這還是她生平第一次。他們都太醜了，不能給全能的上帝看見。他們底頭髮是纏結着的，鼻子上全是灰塵。

夏娃因為專心於自己底漂亮，已經有幾個月



不替他們收拾了。

“我怎麼能將這些流氓給上帝看見？”她失望地喊着。“上帝一定會說我是一個醜陋人，一個可憐的母親。上帝是一個男子，男子一定不會懂得要管這許多小東西是多麼困難的事。

於是她開始罵着亞當，好像孩子們底沒人管是應當他一個人負責的。

但是時間過去，有些事又不得不做了。經過了許多的疑慮和踟躕之後，她選定了幾個寵愛的兒子（世界上可有沒有寵子的母親嗎？），給他們洗了浴，還給他們穿得很像樣。其他的那些她趕到了一個馬房裏，不管他們怎樣叫喊，將他們鎖在那兒。

他們已經來了！夏娃幾乎來不及重整她底衣服，來不及弄光那些剛才和孩子們胡吵的時候造成的皺褶，來不及再挽過她底頭髮了。

在地平線上有一條雲一般的圓柱，很白很亮

的，從天上降下來，一直碰到了地面。各處震響着無數的拍翅聲，和在無限的空間回應着的頌神歌曲。

最初的天上的遊歷者已經從載他們來到的雲堆裏下來了；有幾個已經走上了到村屋裏來的小路，四周圍環繞着光輝，好像天上的繁星都一齊在亞當底麥田上奏演着一樣。

先來的是衛隊，許多全身披着金甲的大天使。插好了他們底輝煌的刀之後，他們都走近來向夏娃致意，並且說她在一天天地年輕起來，並且說她現在還是和在樂園裏的時候一般地美麗可愛。

“所有的軍人都是這樣的，”斯特拉迫老丈解釋着。“無論那兒有一個女人，他們總會像奉了衝鋒的命令一樣地趕過去。有幾個膽大一點的，却伸出了手臂，想在說話之外還要有所動作，夏娃却不得不阻止了他們。他們便在她反攻的時候，都逃到了菓園裏去。”

斯特拉迫老丈冷笑着，又繼續說下去：

“可憐的亞當不知道應當怎麼辦。‘我底無花菓和桃子都完了——我所有的菓子；’他放開了他底手。我想他與其這樣，還不如被旋風打擊了的好。他輕咒着，但是像一個機智的人似地忍住了怒氣。”

天主到了。他底鬚是閃光的銀絲，他頭上帶着一個像太陽般發着光的三角形。在他後面是穿着鑲寶石的，樣子很奇怪的盔甲的米凱爾；再後面還有許多高級天使。

“創造者用憐憫的微笑來和亞當招呼，”斯特拉迫老丈說。“‘你怎樣過下去的，可憐人？’天主問他。‘你底妻子可使你做了什麼新的事業？’於是他輕輕地在夏娃臉上好像打一個不名譽的人一樣地打了一下，但是樣子很和緩，他說，‘喂，你這無所不爲的人；你翻到了新的一葉了嗎？’”

受了這一種純樸與和靄，那一對兒便襲上帝

坐在一個他們家裏僅有的，像皇座似的東西上——一張圈椅！

“這是怎樣一張椅子！”斯特拉迫老丈熱烈地喊着。“很大，很適意，是用堅固的長春木造成的，還有蒲艸編成的墊子——這是一種富足的村莊上的教士才有的圈椅。”

天主安適地坐在圈椅裏，覺得很快活；他在聽亞當講着他底事情，他底勤勞，和他要爲自己和一家掙麵包的辛苦。

“這樣很好，亞當，”他含笑地回答。“這樣可以使你以後不敢違抗你底長者，並且不會再聽婦人底話。你可以爲到了世界上之後能夠像在樂園裏一樣地有自由的飯食，因此才做出你底傻事情來嗎？受苦吧，我底孩子；工作吧，忍耐吧，這樣可以使你知道尊敬你底長者。”

於是創造者便看着夏娃。起初他底眼光裏是充滿了好奇和忿怒。她是他所看見過的第一個穿

衣服的女子。這種有幽幻的羽毛的獸類是那兒來的？這種沒有羽翼的鸚鵡是那兒來的？這種奇怪的形狀和顏色，他就是在狂熱地創造着世界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過。

夏娃知道有人在注意她，便做出了一種漫不經心的樣子來。她很巧妙地裝出了一種很能夠顯示她底愛嬌的姿態。她極優美地微笑着！

“於是那全能的上帝，”斯特拉迫老丈說，“便也承認了在他從前以為是很不適合的女性身上，確實有一種愛嬌。‘輕浮，她是這同一的輕浮的少婦，’天主輕輕地對有力的米凱爾說起了夏娃；米凱爾是到處跟着他的，現在正立在他底椅子背後。‘這女人還是這個我們所認識的小鵝。但是這一種裝飾並非是全然不好的。我承認這並不是全然不好的。’”

這是可能的，這一類誰話，夏娃最優美的微笑和亞當謙卑的沉默已經軟化了天主底心。他似乎

有點懊悔以前的嚴酷，於是和靄地說：

“不要以為我肯饒恕了你們，再讓你們回到樂園裏去。做過的事是已經做過了。我底詛咒是一定要實現的。我底言語是神聖的；要是我失了信，那就是否認了自己。……但是我既然到了你們家裏，我當然要留一點紀念才回去。我不能給你們什麼東西；你們是被詛咒的。”但是你們底孩子們却無罪，因此我想送他們一點禮物。我想你們一定有很多的兒郎了。只有四個！……我底餽送當然不會使我受累。來，夏娃，將你底孩子們帶來。”

那四個小孩子排列在天主面前，他便仔仔細細地向他們看了一回。

“走上來！”天主後來指着一個肥胖，嚴肅，銳眼的小孩說，那孩子正皺着眉，將手指放在鼻子上，看着這些當情。……“你可以得到判斷你底同等者的權力。你可以做一個行使法律的人；你可以隨意地解釋別人所規定的法律。你有特權可以說

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並且可以每世紀變換你底主張。你可以使一切不安分的人都屈伏在這同一的規律之下，這是聰明的，好像用同樣的藥醫治一切的病人一樣。你底地位是最穩固的，最難侵犯的。人們將來會對一切都懷疑起來，甚至會議論我，會否認我底存在。但是你自己不要害怕。你是嚴正的，不會錯的正義，沒有了牠，人就不能生活了。假使有一個瘋子竟敢懷疑你底用處，那麼就是以不信神爲驕傲的人也會發起怒來。要是你偶然弄錯了，那麼大多數的人總會用‘法底不可侵犯性’底名義來掩過了你底過失。”

於是他叫第二個孩子走上前來。這是個黑的，快樂的，活潑的小人，生着尖的頭，強壯的顎，耳朵似乎是從頭頂上垂下來的。他常用右手拿着一根棍子來打他底弟兄們。他也會用棒子威嚇着，搶過別人底東西來自己吃。當他走上前來，到了全能的上帝面前的時候，他很注意地站着，兩手下垂，眼

光向前，好像是一個受過好訓練的德意志兵士。

天主說：

“你可以做一個戰士和軍官。你可以將人們趕到戰場上去，像屠夫將牲口趕到屠宰場去一樣；雖然如此，你還可以到處受崇拜，受歡迎，連那些被殺者底孩子也會讚慕你，因為你可以用‘光榮，名譽，國家和旗幟’這些字來當你底有極大權力的神物。人們會有法律和誠海來告訴他們‘你們不可殺生；你們不可偷盜；你應當愛你底鄰人如愛自己一樣。’但是你可以像半神一樣地，不顧善惡地生活着。別人殺了人，便要當作是罪犯，並且要在監獄裏或是在刑場上結果了性命。你却不然，你愈殺得多便愈偉大，人們看見你全身是血液的時候，便都會喊着，‘看那英雄！’

“你假使想得到一塊土地，你第一件應做的事就是用強力佔領着牠，並且將那想要阻止你的人都殺死。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些法學家來替你證



明，你是有這一種奪地的特權的。你只要勝利，便總是對的。誰也不敢來和勝利者計較；就是各種宗教底教士也會在寺院裏唱着頌歌來慶祝你底勝利。將地淹在血裏，將人插在刀上，燒了他們底城，殺，毀滅——詩人會歌頌你；歷史家會熱烈地將你底事蹟記載起來：要是你做了一個主張和平的救世主，却再也得不到這種結果。那些沒有穿着某種樣子和顏色的衣服而想要模仿你的人，都要帶着鉄鍊條，關進監獄去。夠了。你退出吧。

“第三個再走上來。”

那第三個是細長的，胆汁質的，恍惚的，有一雙尖利的眼睛。

上帝在沒有想出他底禮物之前 思索了一回。於是他說了：

“你可以統管全世界底財產。你可以做一個商人，銀行家。你可以借錢給國王們，這樣你就可以當他們是你底同等者了。要是你能夠爲你自己底

利益而毀滅了整個的國家，那麼人們便會羨慕你底才能。你底經濟策略可以使全世界吃驚，可以使許多大城受到致命傷，你在股份交易所裏的勝利可以使你底犧牲者用手槍自殺，並且使他全家哀哭。你可以引起不知不覺的戰爭，可以造成使國家傾覆的和約。你可以使國家派遣兵船和軍隊到弱國境內去保護不公平的，盤剝性的要求。你底子孫可以提倡藝術，可以一點也不懶莽撞地供養幾個歌女，或是穿時髦衣裳的人。你底最專制的意見會使你底名字一兩代地傳揚下去。因為你底名字，像唱中音的人和優伶一樣，只能在知道你的人還活着的時候才有說起。‘他是一個人類進化中的奴僕，’有人記起了你底商船和你大胆地在沙漠上建築着的鐵路，便會這麼說。‘他是個混蛋，’有人記起了你會剩下一塊充滿着工人的曠地，便會這麼說。‘他是個怪物。爲要發財，他犧牲了許多人的性命，比一個征服者所犧牲的還多。……’這兩種人都是

對的；他們所說的都是真理，因為人生最滑稽的事情就是他們永遠要說着真理，絕對的，無可疑的真理，其實絕對的真理不過是一個夢。有利益的地方，就會有許多真理。……永遠記着這些話，上前去吧。”

第四個走上前來了。

“上帝看見了這個小流氓底樣子，他便高喊了起來，”斯特拉迫老丈說。“啊，他是一個誇大的小人！全能的上帝即刻就知道這是他母親底愛寵。”

他確實是的。夏娃懷疑着他底好惡是否公正的時候，就只有在她將這個孩子比到他底那個大耳朵的，拿棍子的弟兄的時候。婦人們對於戰士往往有一種抵抗不住的引吸。但是只要她底小愛物一張開嘴來，夏娃便完全被克服了，並且斷定他是比其餘的兄弟們好。

天主毫不厭悶地細看着這個小人物，他很注意那孩子底闊肩，大頭和濃眉。他底眼光是驕傲

的，他底嘴唇上好像有種輕視的神色。喜劇伶人和國王——他有這兩者底神色。

那孩子很安閒地站在主宰面前，一隻手放在胸前，一隻手靠在椅上，抬起了頭，好像是在那兒給彫刻家做模型。

他有一種國會議員底驕傲——一個在童年已經停止發育，而永遠像個十歲的孩子一樣的國會議員。

他底母親很知道他。他肚子餓了，想要麵包的時候，他永不會像平常的孩子一樣地喊起來的。

“夏娃夫人，我提出一個權利問題，”他會早熟地用着國會裏的話說。“我可否得到一塊麵包？”

每次夏娃想要我一個人來替她管孩子們，自己却要去做衣服的時候，她總叫到他。

“來，親愛的，”她會這麼說，“做一個好孩子，對你底這些小兄弟演說一回，讓他們快樂吧。”

於是那個小人便大利用其口才，說着沒有一

定的話，只讓她母親可以得到做完一件衣服的時間。

“你可以做全世界底王，”主宰說。“你做那個雄辯家——這就是一切。你底弟兄們雖然有權力，都只能生活在你底影子裏。戰士會服從你；法官要靠你維持他們底地位。銀行家會要你做法律顧問，要你去保護他們底產業。你一定很會說話，這已經儘夠使衆人承認你是一個最有學問的人，你不必讀書，就能夠很流利地說到各種題目；你底學識是剽襲來的，個是大家會當你是一個有神命的人。在擾亂的時候，你是你國家底唯一的希望。‘我們擁戴他做政府底領袖吧，’他們會這麼說。‘他說得比人都好。’”

“人們會懂得這個論理：管轄國家，整理財政，統帶兵權的才能，沒有比善于演說更好的了；沒有比能夠流利地，不倦地演說的能力更好的了。戰爭的時候，一個雄辯家應當放在軍隊底頭上，訂和約

的時候，也得派雄辯家去出席會議。言語會統治世界，甚至比刀還利害。演說着，我底孩子，永遠地演說着，世界就是你底了。”

可憐的亞當因為感激上帝底恩典，竟悄悄地垂淚了。他底兒子正接受了全部的世界。

同時夏娃顯然也不安地現出神經質的狀態。她幾次想打斷了上帝底說話，想說一句話，但是她畢竟退了回去。她如何敢打斷了這一串上帝倒到她底孩子們手裏去的禮物呢！……但是悔恨咬着那母親底心。她想起了那些鎖在馬房裏的孩子，他們都爲了她底過失，已經分不到好處了。

“我想讓主宰看見他們——”她輕輕地對亞當說。

“太遲了，”她底丈夫反對着。“這樣便要求得太多了。天主要發怒的。”

這時候那無心地到了這兩個受詛咒的人家裏來的大天使米凱爾正在催上帝好走了。他再忍不

得這一次意想不到的探訪，便像一個常監督着君主  
的軍事大臣一樣地緩諫着上帝。

“聖帝呀，現在遲了。太陽已經很低了；夜裏是  
很冷的。照你這樣的年紀，這是……”他說。

米凱爾很煩惱。這戰上顯着憂愁的神色；  
許多銀絲蒙暗了他底金鎖底光輝。他心裏想起了  
撒旦。撒旦從前也是和他底征服者一樣地壯底，驕  
傲而且威武的，現在他是醜了，頹傷了，像一切戰  
敗的叛徒一樣。

在好多世紀之中，米凱爾允許天上的畫家和  
彫刻家將他和撒旦（他底敵手，從前是他底同伴，  
倒在他腳邊，屈伏在他底長矛下）放在一起。這樣  
便永遠不會有天國中的侍臣想要逃到敵人底營帳  
裏去的時候了。啊，不！他們很聰明，再也不會做這  
樣一件錯事。但現在是不同了。撒旦開始活動起  
來，好像要重新爭鬥過。他在計算着許多的生力  
軍。他覺得新軍隊是可以站到他底戰線裏來的。撒

且無疑地是要靠着那將要佈滿全世界的人們底幫助的。米凱爾已經看出了他未必能勝利的戰爭。啊！誰知道將來要怎樣呢？統治權或許要改變。撒旦或許會勝利，或許會在戰爭之後顯示着征服者底驕傲，會在腳下踏着從前是勝利的，而現在是失敗的米凱爾。

“主呀，”他又說，“我們不要再和這些乞丐胡纏了。

上帝從圈椅裏站了起來。從田屋外面傳過來了一陣天使們吹着銀號角的尖聲——“召集。”神聖的衛隊從樹上爬下來，已經將樹木搖得一個葉子，一片葉子也沒有了。就是來一陣蝗蟲也不會造成這麼大的損失。

衛隊在門底兩邊排成了兩長列，露出了兵器，當他們底主宰靠在米凱爾肩上慢慢地走出來的時候。夏娃突然地攔住了路。

“等一會，主呀，”她喊着。於是她跑到馬房邊



去推開了門。

“我說的並非全是真話，”她熱烈地喊着，懊悔得幾乎心都碎了。這裏還有許多。可憐這些小孩子吧。給他們一點東西，上帝。在你底恩典中不要忘了他們。”

全能的上帝憎厭地看着那些羣衆。那神聖的天使皺着眉，他底右手本能地摸着了刀柄，他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他底仇敵。他那在地獄裏的對手所計算着的就是這些怪物。他們是最後的軍隊，失望底軍隊。他不能夠去毀滅他們是多麼可憐！……

“讓我們走吧，上帝，”他說輕輕地推着他底君主。“這些賤種，我們不要給什麼東西。還是讓他們毀滅了的好。”

他更粗魯地推着夏娃，叫她走開去，不要來嘈囂地請什麼願了。

“我做不到，可憐的婦人！”上帝藉口着說。“我沒有東西可以給人的了。四個有幸的兄弟已將一

切東西都拿了去。不要哭。不要傷心。我要再仔細地想想過。或許我會找到旁的東西。但是將來再說吧。”

但是那母親還不滿意。

“主呀！隨意給他們點吧。誰知道你幾時會再來呢？每人給一件小小的禮物。什麼工作或職業。我那些可憐的兒子將來在世界上要幹些什麼呢？”

那天天使幾乎吩咐那神聖的軍隊趕走這婦人，或者竟拉她開去，但是聰明的上帝却想出了一個解決法。他想快離了這村舍，離了這些討厭人。

“上帝摸着銀鬚，”斯特拉迫老丈說，“我替他們想出了事情，好婦人，不過這不是很有趣的。這些人應當等着，并且永遠地永遠地替他們底弟兄們做工。”

斯特拉迫老丈停了一會，於是又說下去了：

“你和我以及其他和我們同樣的人就是被第一個母親關在馬房裏的不幸的孩子底子孫，所以

要終身屈着身體在田裏做工，這樣才能可憐地生活着。”

又沉默了好一會，刈麥人似乎在想着這個奇怪的故事。突然在黑暗中有一個聲音問着：

“但是關於女人的事呢？”

斯特拉迫老丈向四面望了望，有點迷惑了。

“你在說的是那一種女人？”他不平地問。“她們對於這故事有什麼關係？”

“啊，”那問話的人半辯明似地解釋着。“我不懂夏娃怎麼只有男孩子。她一定有幾個女孩子的。要是她沒有女兒，現在豈不是不會有女子了嗎？我們都看見有許多，斯特拉迫老丈。我問：她對於女兒怎麼辦？她可將她們帶到上帝面前去，讓他給她們一點東西，或是將她們鎮在馬房裏？”

一陣好奇的喃喃聲，不安，和期望經過了這一圈人，好像在選舉的時候被一個意外的攻擊打破了沉默一樣。一切的眼睛都定住在老人身上，他却

\$96  
[Handwritten signature]

只看看地，搔搔頭，顯出了一種懷疑的神色。後來他突然笑了。

“你們要知道，”他溫和地說，“問這話的人真是年輕而沒有經驗。夏娃是一個女人，她很知道女人底需要，再不會將時間消耗在無用的請願上。那全權的上帝在女人們生出之後便不能給她們什麼東西了。”

於是又靜了好久。斯特拉迫老丈看大家聽了他底話，驚奇得沉默起來；他覺得很有趣。

“在她們未生之前，”他註釋似地說，“上帝會給她們美，愛嬌，有時還會給她們才能，但是在她們出世之後，男子就是她們唯一的希望。她一切都從他那兒得來的。苦人底工作，統治者底權力，軍人底功績，富翁底金錢，都是為她們的。不，她們不需要上帝底什麼東西。她們有了男子已經夠了。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之間的唯一的契約就是我們大家都應當為了女子而做工。”



